

在 前 線

汪吉人譯

國民圖書編譯社出版



汪吉人編譯

在

前

線

國民圖書編譯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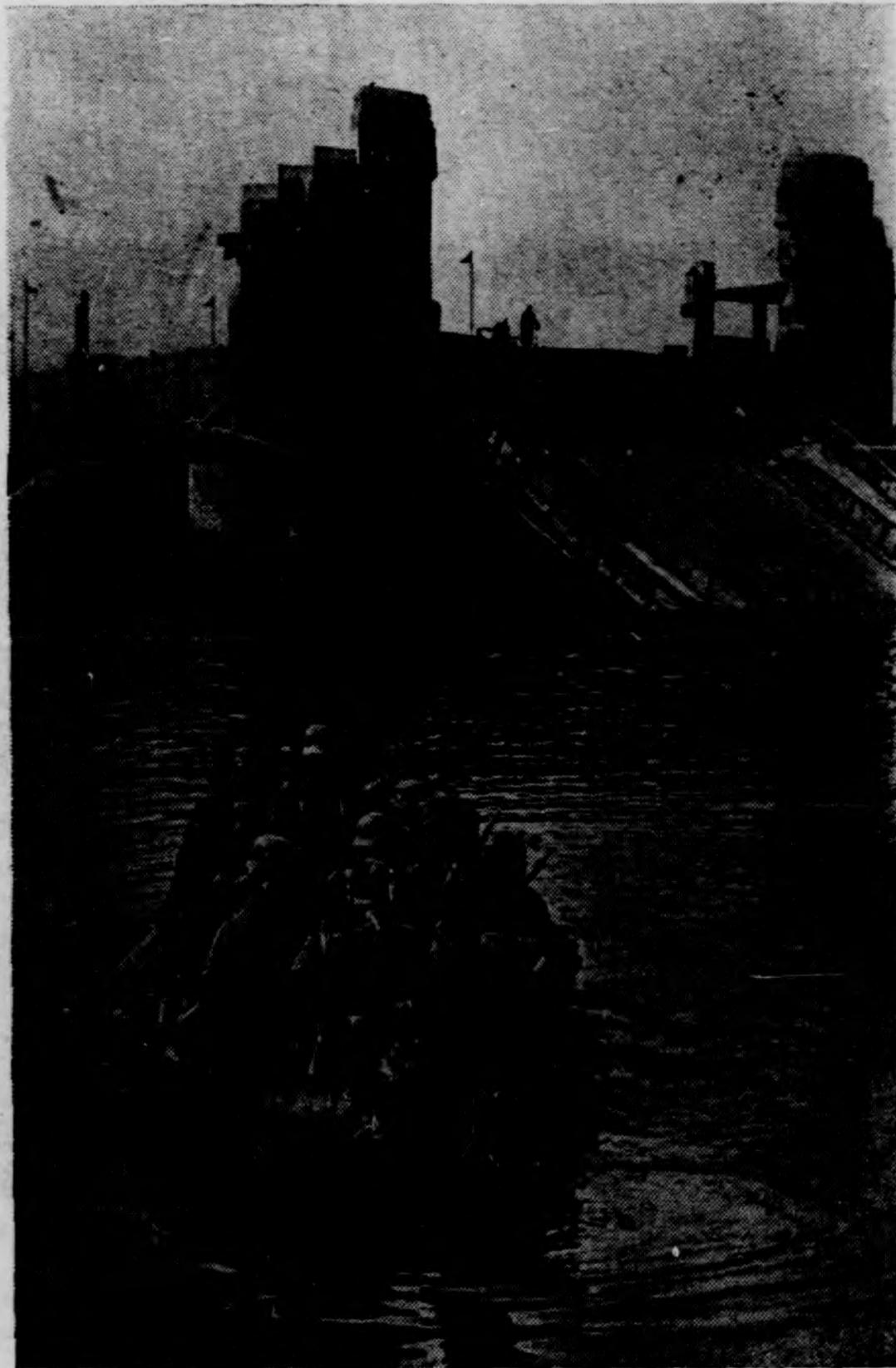
目次

一	海上地獄.....	一三
二	潛水艇苦戰記.....	二二
三	偵察機脫險記.....	三二
四	北國之戰.....	四二
五	勃留黑爾號的最後.....	五六
六	傘兵大血戰.....	七六
七	戰車師團的進擊.....	八一
八	華爾哈芬奇襲.....	一〇三
九	馬奇諾防線的突破.....	一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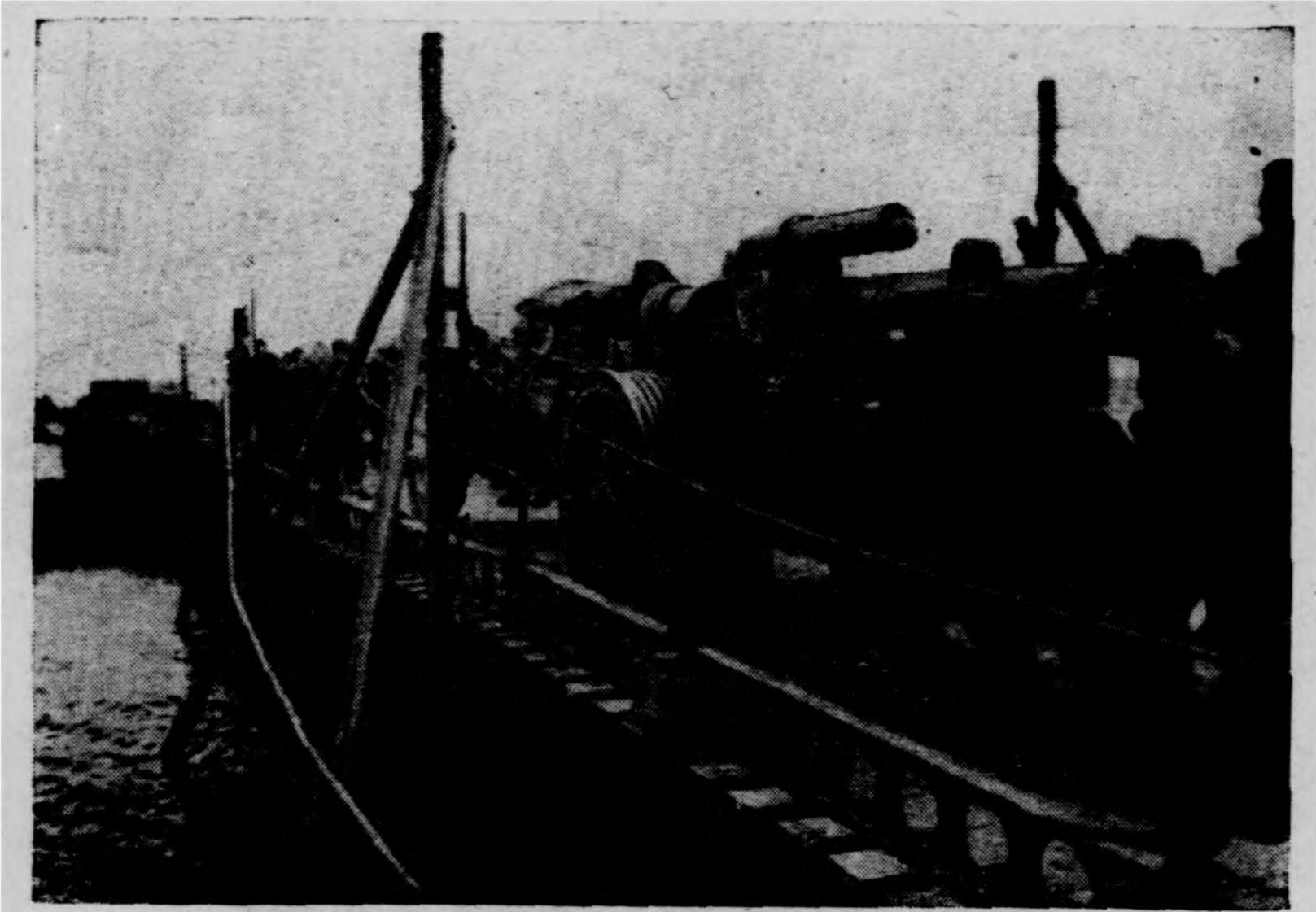


在蔽天之森林中迂迴前進以襲敵之後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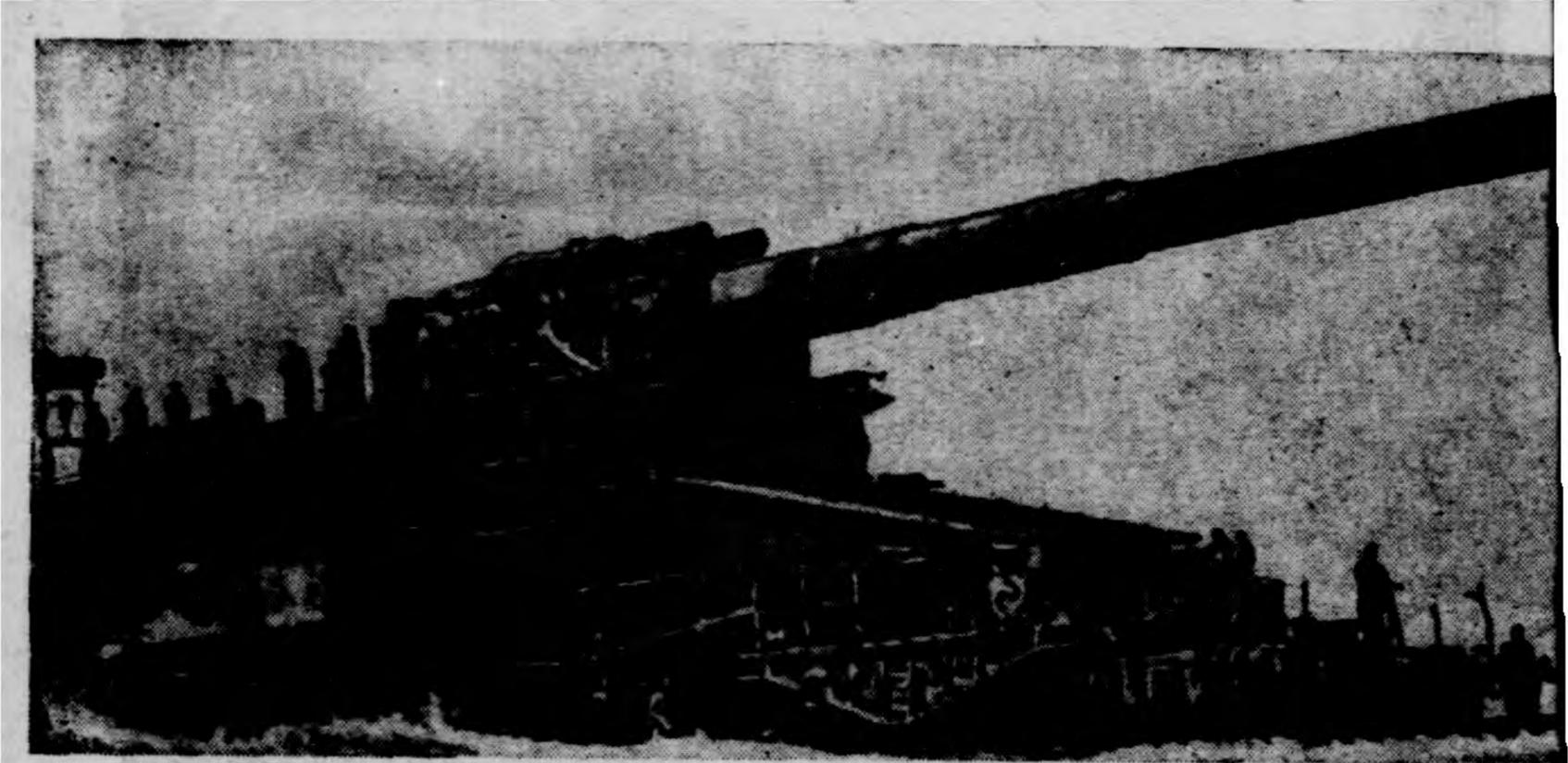
當瑪斯河上之威廉橋被德軍後用橡皮艇渡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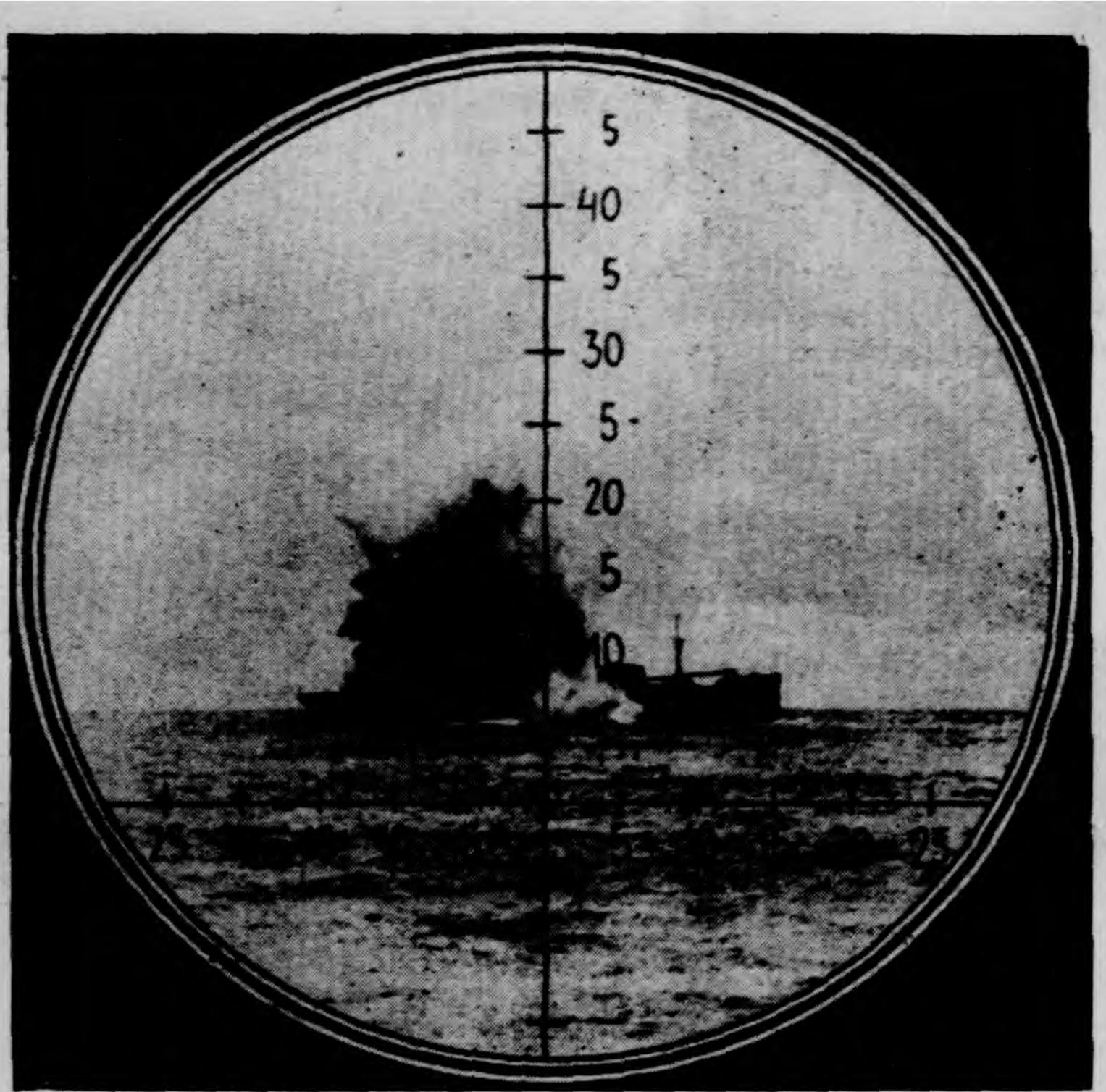
橋渡時臨過經器兵重移拖工人用示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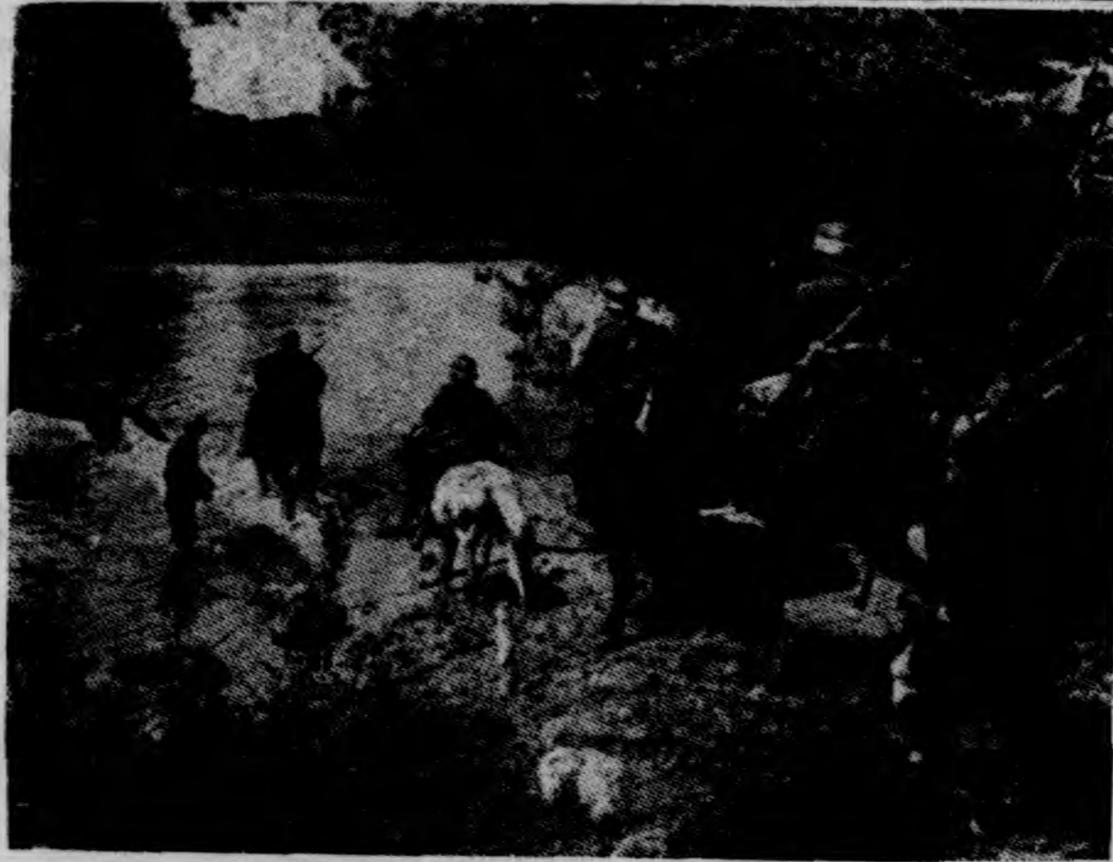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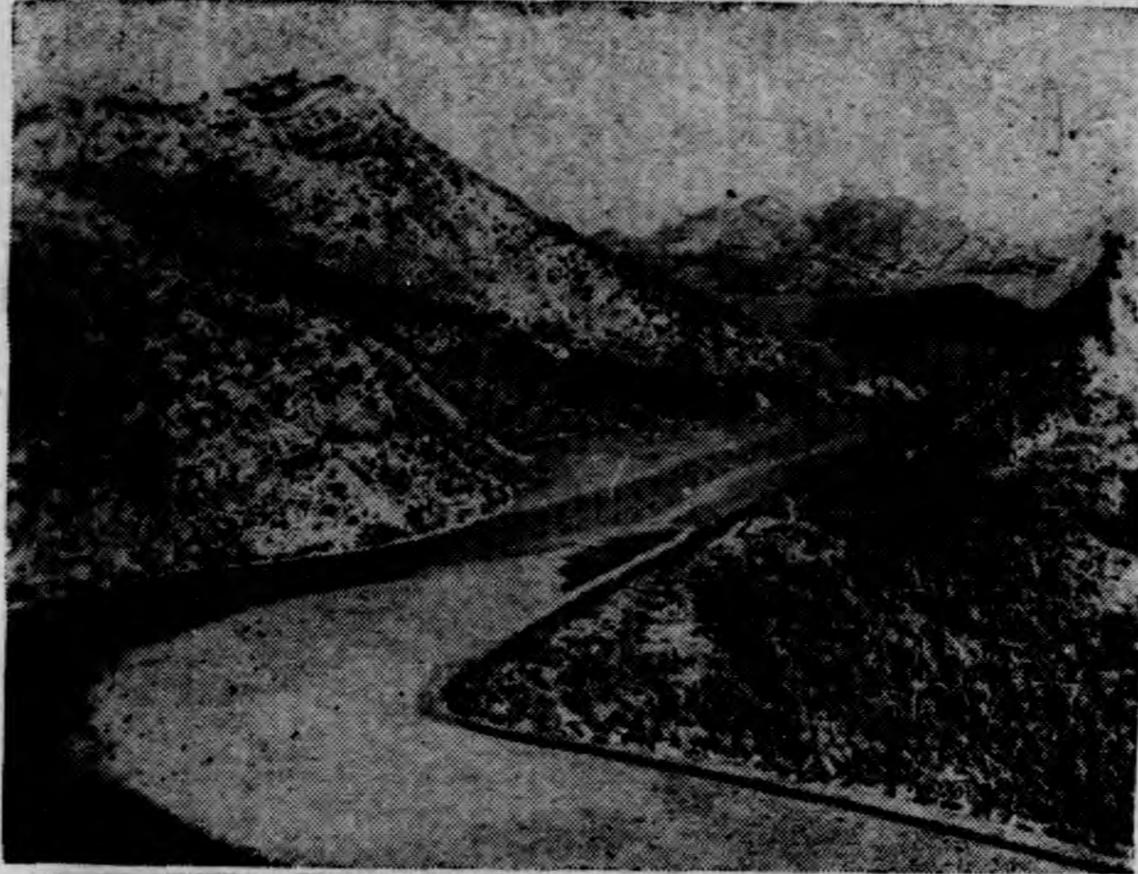
輕便之小炮其射擊之威力無異於大炮



比倫與無大之力炸爆與遠遙之程射其砲道鐵之大碩



由描準鏡中遙望敵艦被擊後正在燃燒中



難艱軍行嶮崎路山上島半幹爾巴



在 狹 小 之 河 面 渡 襲 敵 境 較 易 竣 事

一 海上地獄

大西洋的波濤平靜，從東吹來的微風，時時掀起了小的白沫。晴朗的天空，蔚藍澄清。在半圓球似霞罩着的穹蒼之下，正有一隊擔任海上運輸的商船隊整列前進。它以商船三十八艘爲中心，由一隻巡洋艦，五隻水雷艇，以及一艘航空母艦保護着，在大洋正中，於廣闊的海面上，列隊航行。船與船之間，有充分的間隔。煙囪中吐出黑煙，擴散在洋面上空。

航空母艦的司令塔上，放着一張甲板躺椅，上面躺着司令官韋拉上校，他望着蹲在旁邊的瑪克努曼中尉的臉，噴了一口煙。

「護送海上運輸，在我們是實在太那個了。你以爲如何？」

年輕的中尉怕上官不好意思，也隨聲附和地答道：

「是呀，我也這樣想哩！」

「喏，你倒看看那些商船，挪威船也有，丹麥船也有！法國、美國、比利時、荷蘭、芬蘭、希臘、墨西哥，真是一應俱全！這些船從世界各地載了貨物來，而且，其中還有澳洲和

新西蘭來的軍隊運輸船。乘着的傢伙，更有馬來人、黑人和半黑的混血兒……嘿，這樣的商船隊想平安抵達目的港，你以為……」

「想來很難呀！」中尉答，接着詢問上官道：

「這許多船究竟為什麼會結成一隊而航海的呢？」

「你不知道嗎？這就是大膽猖狂的德國潛艇之賜呀！這批船隻從各方面駛到大西洋當中某個一定的集合地點——這地點每隔兩三日就掉換一處——結成一隊，然後依照我們英國海軍的命令，送往目的港。」

艦長和青年士官偷閑的會話，不久被滑走甲板上起飛的飛機的隆隆之聲所蓋沒。青年士官從司令塔伸首一望，祇見一架偵察機剛從艦內用起重機提到滑走甲板上。它的兩翼還折附在機體上，未曾向兩方打開。起飛的準備瞬息舒齊。航空母艦轉向上風。不料空中這時正有一架偵察完了歸來的飛機，在航空母艦後部盤旋，想降下來。於是艦上的一架飛機正向航空母艦船首起飛時，空中的一架飛機却從船尾降下。在它兩個滑走輪之間的鋼鉤，鉤住了第一根橫攔着的繩子，機體仍然向前進，通過第二根繩也未停止，直到鉤住第三根繩子才停住不動。從機體中爬下來的偵察兵馬上跑到司令塔上來報告。

「未見敵蹤。」

「敵軍潛艇也沒有？」

「沒有。」

「好。」司令官噓了一口氣。商船隊不久就要駛入杜佛海峽了。現在是最危險的時期。幸而沒有發見敵人的影蹤。可是，司令官的安心，祇是一瞬間的事。當偵察兵報告完畢走下司令塔時，在遙遠的前方，突然傳來一聲轟天價大響。司令官忽地站起身來，向那方一望，祇見最先頭的一隻商船已被熊熊的火焰及滾滾的黑煙所包裹。當飛到空中去的船體碎片尙沒有掉下水面時，更大的聲音又震動了四周，隆隆的炸裂聲不絕傳到航空母艦上。

「混……混蛋！你說什麼也沒有哪！那是什麼？那不是敵方潛水艇的襲擊嗎？」

x . x x x

恰在這個時候，距離杜佛海峽地帶不十分遠的布勒塔尼半島上的德國航空隊根據地中，隊員們正圍着空中的健將勃洛格軍曹，談論他的戰功。勃洛格軍曹今日剛剛從醫院中歸返本隊，因為他在最近一次空戰中被槍子打中了一條腿，現在才治癒；他還拿着一根拐杖。

這時，電話鈴突然響起來。是司令部打來的。一個將校拿起了電話聽筒。

「是……是……少校，讓我重述一遍：離希爾·特拉二十度的地點，敵方運輸護衛隊航行中。總數凡廿一隻。航空母艦一隻。航向東北東。據我方潛水艇與偵察機的報告，我方潛

水艇已擊沉先頭的一萬噸級商船二艘。完了。是嗎？少校……萬歲……是，少校。」

隊長默然環顧他的部下。

大家聽到這個電話，都快樂得了不得。其中祇有一個下士官俯首沉思。過了片刻，他照樣默然不語，粗穿上飛行服，悄悄地怕給隊長看見似的。他的額上，黃豆大的汗珠像水晶球，濡濕了披下來的頭髮。

「巴修凱，你已痊癒了嗎？幹嗎作出發準備……」

他怕隊長看見，偏偏逃不過隊長的銳眼。既被隊長質問，他祇得打起精神回答：

「不要緊的。隊長，請准我一同去！」

但隊長不立刻答覆他的要求，却回首詢問旁邊的軍醫，

「怎麼樣，巴修凱的身體狀況？」

被問的軍醫走到巴修凱前面，和藹地說：

「不要亂來啊！你不是還有熱度嗎？今日的轟炸祇好不去了，好在這又不是最後的戰

鬥。」

巴修凱俯首傾聽，默然不言，隔了一會兒才說：

「假使我不去，不是必須剩一架飛機在這裏嗎？這是我心裏過意不去的。我自己是不要

緊的，所以……」

「不許！」隊長嚴厲地叫道。

「如果你抱病起飛，萬一有什麼事故，同乘的人怎麼辦？這不是你個人的問題。知道嗎？今日你祇有留在地上了。代替你的，不是有……勃洛格嗎？」

剛剛歸來的勃洛格拄着杖，立在隊長面前。

「勃洛格，你可以飛嗎？今日剛出病院，可以去嗎？」

「我正是爲了想飛才從醫院裏趕回來的。隊長，謝謝你的美意！一歸來就去……真是我的幸運。脚不便是沒有關係的。」

「哦，好極啦！拜託！駕着巴修凱的飛機去。」

x x x x x

韋拉司令官叱咤了偵察兵以後，肚裏還不舒服，更下令將他禁閉在艦內。德國潛水艇居然來了，並且還擊沉了兩隻船！韋拉司令官一想到海軍部特地增派一隻航空母艦，以期萬全時，不覺咽了一口唾液。他立刻對水雷艇發下命令。水雷艇便分開大浪，用電光形的前進方式，在海面縱橫馳騁，丟下許多深水炸彈。沉入海中的深水炸彈，到了一定的深度時，自動爆發，隆隆的炸裂聲不絕傳到水面上。韋斯吞蘭·拉桑達型的飛機紛紛從航空母艦飛出，在

商船隊上空盤旋。從東北方飛回了先前出發的桑達蘭型水上機。戰鬥準備已經完成，不致於會打敗吧。

可是，似乎並沒有敵蹤。德國潛水艇也不知道已經到何處了，聲息全無。大約爲了避免海中爆發的深水炸彈而深深潛伏在海底吧。

韋拉司令官噓了一口氣，眺望着改變隊形的商船隊。最前面是巡洋艦和商船，兩側由水雷艇環守，最後由一隻水雷艇殿後。在它後面約一哩，便是他自己所乘的航空母艦。

航空母艦上，偵察機或上或下，輪流出發，毫無間斷。在滑走甲板方面，排列八架戰鬥機，正在待機出發，一到緊急的時候立刻可以起飛。機上都已坐着戰鬥員，引擎發出鈍重的聲音。

用這八架戰鬥機就可以防備德國的轟炸機嗎？他不禁想起南薩斯和那爾維克的戰鬥。那時，他的航空母艦因爲是在距離挪威海岸很遠的海上，所以不會受到什麼損害。可是，艦內所有的裝着笨重的浮舟的格洛斯特大型雙翼機，它的速度是萬萬趕不上德國亨克爾轟炸機的。而且，這艘所乘的航空母艦又是舊式的東西，從最新式的長距離高速飛機看來，實在是一無用場的廢物。

司令官一面想着，一面凝眸眺望前面的商船隊，心中雖然有些擔憂，可是對於這個大英

帝國海軍的堂堂陣容，仍感到相當滿意。

忽然，一陣風吹來了前面的船上的警報鐘音。空襲嗎？正這樣想時，剛才和司令官扯談的瑪克努曼中尉却跑上司令塔來報告了。

「據前面巡洋艦的報告，強力的德國機羣正向本隊飛來。」

「畜生！終於來了嗎？」

司令官即刻下令，八架戰鬥機馬上昇空。全體商船也用最高速度，用電光形向側面避難。排着整齊隊伍航行的船隊，立即陷入混亂中。這時，德國機羣已飛到它們頭上，大小炸彈紛紛落下。船上的高射砲狂吼，拚死抗禦。

「喂，擊沉後面那個傢伙吧。」勃洛格軍曹緊握操縱桿，高聲喊道。可是被隆隆的機聲蓋住，他的喊聲別人簡直聽不出來。

「喂，幹掉那艘航空母艦呀！」不知誰在叫。

「好的！」

勃洛格拉住操縱桿，向後一板，飛機就像服從命令的忠實的生物一般，機首陡然向上，開始攀登。高射砲彈不絕在左右炸裂。三千……四千……不久就昇到五千米。於是擺平機首，循直線飛行。向腳下的雲隙隙望，可以看見下方的航空母艦。飛機忽然又用電光似的速

度向下急墜。四千……三千……二千……航空母艦剛巧改變航行方向，似將筆直航行。急墜下轟炸機仍在下降中。一邊降下，一邊聽到震耳欲聾的狂嘯聲，終於降到一千米的高度。這時，轟炸員一擲機鈕，幾個炸彈便向剛剛改變航向的航空母艦落下去。轟炸機一待炸彈丟下後，立即扳起機首，迅速上昇。下方，拍拍發出數道閃光，同時傳來了大爆發聲。

「命中了！痛快，痛快！」勃洛格歡呼道。

俯瞰下方，祇見一片黑煙，其餘什麼也看不清。飛了片刻，煙始消散。海面下，商船隊亂闐闐地圍成一團。有的停住不動，有的盲然亂闐，還有幾隻並在一起，好像連成一塊似的。附近的海上，可說沒有一隻像船的東西。水雷艇發狂似地奔馳，盲目亂開高射礮，同時商船上也時時吐出高射礮彈。

「右邊那隻沉沒了……啊，這邊也有一隻在沉沒……」機上的人同聲歡呼。

「我們所幹的那艘航空母艦尙沒有沉沒呢！」勃洛格說。

「可是，艦首也已炸得一塌糊塗啦！」誰在安慰他說。

這時，機上的人員突然發見二、三百米下面有一架英國的大型戰鬥機。這時，下方的高射礮已不知在什麼時候停止發射了。勃洛格計劃了一下，立刻向全體乘員喊道：

「攻擊敵方飛行艇！」

命令一下，德國轟炸機卽行降下。前部機關槍準備哪！一瞬間，英機就在眼前。當它尙未注意到德國轟炸機時，德機中部的機關槍已經吐火了。

「命中敵機的引擎了，起火啦！」勃洛格縱橫翻騰着自己的飛機。在隆隆的機聲下，他雖聽不到英機的槍聲，但英機想必也已發射機關槍的。翻飛盤旋，倏上倏下終於強迫英機遠離商船隊，向下方逃去。可是，勃洛格一絲不肯放鬆，拚命趕過去。機關槍吐出怒火。英機的油箱似乎被子彈命中了。它冒出黑煙，向下墜落，剎那間落到水面，便被大海吞沒，以後連煙也不留一縷。

勃洛格射下英機以後，再飛到商船隊的上空。下面依然混亂不堪。數也不用數，就可知道商船的數目已經減少了。於是他再取攻擊姿勢，向下疾降，丟下致命的炸彈。

商船隊幾乎全部沉沒，殘餘者紛紛抱頭鼠竄。是歸去的時候了。德國機羣於是收隊飛返根據地。

一個乘員偶然覺得勃洛格的神氣不對，仔細一看，他的臉色已蒼白如鉛。啊，褲子上血也滲出來了。

「機長，好嗎？血……褲子上……機長。」

「沒關係，不要緊的，這一點點傷……」

勃洛格咬緊了牙齒，勉強支持着，繼續駕駛着飛機。不久，就望見根據地。

地上的工作人員望見他們歸來，都大聲歡呼，揮着帽子歡迎。凱旋的機羣在春雷似的歡聲中，依次着陸。又受了創傷的勃洛格，靠着同僚的扶掖，走下機來，支撐着走到隊長面前，報告戰鬥的經過情形。隊長看到他慘白如紙的顏面，望見他血痕斑斕褲子，非常擔心，親切地問他要不要緊。「一點點擦傷。」勃洛格答。

但是，經過軍醫仔細診察以後，斷定勃洛格非立刻再回到今日剛剛出院的醫院中去治療不可。勃洛格雖然心中老大不願意，可也沒有辦法，祇好遵奉軍醫的命令。

告別的時候，勃洛格緊緊握住隊長的手，戀戀不捨地說道：

「隊長，等到攻擊英國本土時，我的創口一定會好了。那個時候，無論如何得准我參加呀！」

他的頰上，流下一線熱淚。

二 潛水艇苦戰記

奧德萊艦長穿着橡皮袴和長靴，回到艦內狹窄的房間，向小桌坐下，將外套、披肩和軍帽一齊丟在床上，拿出戰時航海日記。

出海以來，今日已是第三天了。昨日起的狂風暴雨，至今猶未終息，小的潛水艇像搖籃一樣不住搖幌，在海上受了多年鍛鍊的人，倒也不以為意。

「已經三天了，還不會看到敵人……是隣室未曾值班的士官在抱怨不作美的天公。這時，庖丁正在忙碌地預備飯菜一陣刀俎聲遮沒了以下的話語。

艦長對於這種怨詎，彷彿不聽見似地，皺着額，繼續埋首寫日記。他被任命為這隻潛水艇的艦長，還是最近的事。今日是他當艦長後離港航海的第三天。這艘潛水艇，在過去已經樹立了不少戰功。艇上的人員，除出艦長以外，都是資格很老的健者，所以艦長從履任之日起，就省悟要取得部下的尊敬決不是一種容易的事情。隣室士官的怨言更使他意識到自己的立場。寫完航海日記後，他不覺自語道：

「等着瞧吧！我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x x x x x

發見護送船團是很不容易的。可是，表現艦長是何等人物的機會却意外地早來了。就在當日晚上，輪機長忽緊張地報告艦長說：

「報告艦長，右舷狄爾爾排氣管破裂，瓦斯洩出艦內。」

聽到這個報告時，艦長默然瞥視對方，輪機長也毫無怯色地彈回艦長為視線。

「仔細調查破壞的地方，再來報告是否可以修理。」艦長安靜地吩咐道。

「是。」輪機長退下去。

輪機長回到機關室裏時，馬上實行艦長的命令。破壞的機關雖已停止活動，完好的一架發動機依然隆隆地轉動，它的噪音遮沒了室內的其他聲音。洩漏出來的瓦斯發散着難嗅的氣味，愈來愈濃。上等輪機兵搗開地板上的鐵蓋，爬到艦底去。輪機長和狄則爾機關管理員相繼潛入艦底，在管和線縱橫交織成的艦底，仔細尋覓破壞的地方。手上固然不用說，臉上也染滿油污，制服上面更是弄得一場糊塗。而且，剛才在機關室內是炎熱得汗下如雨，這時，走到艦底來時，却似落在冰窟中。這因為他們現在和海祇隔了一層鋼板，海水的寒冷透過鋼板，沁入他們的心髓。調查的結果，使人膽寒。在曲折的管的最下部，有一個很大的破洞，手是無法觸及的，應急的修理顯然沒有希望。但是，如果任它去，那末從破洞中洩出來的瓦斯充滿艦內後，航海將不可能了。

「唉，偏偏壞在這種地方，看來除出停止馬達以外，怕是沒有別的法子了。」上等輪機兵向同來的中尉聳聳肩說。輪機中尉自己也這樣想，默然領首。爬出艦底後，中尉便去叩艦長室的門。

聽畢輪機中尉的報告的艦長，發出詳細而專門的質問，詢問有沒有什麼加以修理的方

法，中尉都搖搖頭。艦長知道事情是棘手了，於是凝視着輪機中尉，發出最後的質問：

「我們的預定行動無礙嗎？攻擊力低到什麼程度？」

「非常低。」

接着，輪機中尉用數字詳細說明「非常」兩個字的程度。聽完之後，艦長正色說道：

「那末，你和你的部下最好準備接奉想起來是不可能的命令。」

「請發下任何命令！」輪機中尉也嚴肅地答道。

「好，本艦繼續依照預定行動！」

退出來的輪機中尉立刻召集全體人員，將艦長的決心告訴大家，並囑全體準備應付萬一艇上的人員於是明白新艦長是怎樣一位人物，同時對艦長生出信賴心。

但是，禍不雙至，禍不單行，第二日潛望鏡又發生故障了，竟完全不能使用。可稱為潛艇的眼睛的潛望鏡，是艇上最重要的東西之一，現在是失去它的效用了。潛水艇變成瞎子了。以後必須力避入海中，因為一度沒入海面下，再要浮上來的時候，便沒法用壞掉的潛望鏡觀察海上有無危險了。至於在海上活躍，也因昨日一架推進機已喪失工作能力，必須大打折扣了。中止預定行動，在危險未來中駛歸最近的海軍根據地，以便修理，這不是賢明的措置嗎？修好了再出來，也不會遲吧。不過，退回根據地的話，這次的航海不是白費了嗎？這

一點最使艦長煩惱。照理似乎應該馬上掉首歸去，然而爲了自己的名譽，應繼續航海才行。不過，接連發生這樣兩件致命的故障，這不是前途黑暗的暗示嗎？果斷的艦長到了這時也難免不猶豫起來，可是不久他終於下了決心。

「還是照自己的信念做去吧。不論怎樣，那總是對的！」他自己對自己講道。「無論如何，決不變更預定計畫。」

「前進！」他隨即向全體人員下令。

X X X X X

最初的敵蹤發見了，在遙遠的前方，望到黑煙似的東西。艦橋上的步哨早就緊握望遠鏡，察看它究竟是什麼東西。是雨雲呢？還是船舶吐出來的煙？他凝視了許久，祇怕看錯。倘若冒冒失失去報告，如果發生錯誤，不但會被同僚取笑，而且憑空使艦內緊張，實在是不可饒恕的過失。

「是的，一定是船。」他終於看清楚確實是船舶的煤煙。

「少尉，一百二十度處，望見煤煙！」他放下望遠鏡，報告旁邊的少尉。

少尉仔細一望，果真是船舶吐出來的煤煙，於是立即報告值班的中尉，值班的中尉馬上報告艦長道：

「報告艦長，一百二十度的海上，望見船煙！」

數秒鐘後，潛水艇改變針路。艦長召集幹部將校問道：

「業已發生故障的本艦，此際應如何行動？如有高見，請盡量發表出來！」

「距離尚相當遠，如不趕快接近，恐怕會失去它們的。」輪機長測定兩方的距離後發表意見說。

「好，機關室歸你負責。注意不要被瓦斯悶到。」

艦長下令各就所部後，攀登狹窄的鐵梯，走入司令塔，向舵手下令取直線進行，並命機關室用全速力前進。

煤煙在望遠鏡裏越來越明顯。艦長不時放下望遠鏡，俯身於海圖上，確定兩方的位置。一句廢話也不說，所做的都是充分考慮後的結果，就是和幕僚商議，也是胸有成竹的。

他的果斷措置，使部下不勝欽佩。他們這時已經明白這位新艦長，知道他是一個很不錯的領袖，雖然他還祇是年輕的海軍中尉。他們對於他已經死心塌地，完全信仰。

艦內的狄則爾機關室中，大家都拚命工作。狄則爾機的活塞，一上一下，抽動如飛。機體的搖動漸漸劇烈。每逢向右上傾側時，瓦斯即向機關室流出，熏得人兩眼淚下，煙得人不住咳嗽。身上的汗濡透襯衣，鋼鐵的壁上也着水，一條一條流下來。機關室內的炎熱，簡

直沒法形容。時間一分一分過去，大家不時望着鐘。攻擊總在晚上吧。那時，機關室和輪機人員將經驗到甚於目前幾倍的辛苦吧。大家都明白這一回事，希望早點開始攻擊。

突然，狄則爾機關吐出來的瓦斯越加濃厚起來，因為排氣管的裂孔更大了。發動機不能再這樣工作下去了。若不稍停一下，裂孔不知會擴大到什麼程度。輪機長得到報告後，便將這種情形轉告艦長。艦長接報後，也不問如何加以補救的辦法，祇是堅決地說：

「輪機長，本艦必須繼續航三小時。告訴你的部下，本艦務須繼續全速航行。速力一減，本艦將不能完成任務了。」

「是。一定傳言。本艦速力決計不減……令機關室人員帶上面罩好了。」輪機長了解艦長的心情，毅然答道。

機關室內這時已充滿瓦斯，濃厚到令人窒息的程度。有人默然倒下了，其他的人便將昏厥者抬出室外。使用面罩的令一下，大家都帶上面罩，呼吸暢通，元氣頓時百倍。並因訓練有素，雖然帶上面具，仍能發揮全部能力，工作自如。

室內的瓦斯益見濃稠，一米以外的東西也望不清楚。

「艦長，電氣機關室已經不行啦！」輪機長在傳聲管中大叫。

「電氣機關室人員全體退出。」是艦長的命令。

電氣機關室內既然闖無人跡，潛水艦的潛入水中就不可能了。因此絕對非小心不被敵人發見不可。夜快一點來才行哪！

x x x x

夜終於來啦！這時，潛水艦已經很近護送船團。它在夜霧深垂時，向船團中最大最速的船徐徐接近。

狄則爾機關室中，全體工作人員在瀰漫的瓦斯中，帶着面具工作。他們已這樣勞動了幾個鐘點了。他們咬緊牙齒，靠着旺盛的戰鬥精神及意志的力量，驅使肉體機械似工作着。

他們向一刻不離他們身旁的輪機長望望，表示想要明白上面的意向。輪機長也很了解他們的心理，祇是他的嘴上也套着氧氣吸入管，不能講話，但他時時刻刻將司令塔方面的動作設法使機關室內的人瞭解。這時，他點了一點頭，大家於是感到戰鬥的開始已近在目前了。果然不久艦長的命令來了，是：「各就戰鬥位置！」但實際上機關室的人員在幾個鐘頭以前便已各就戰鬥位置，誰也不是隨隨便便工作的，都是困於瓦斯，和肉體的苦痛及疲勞苦戰惡鬥。

潛水艇立刻採取戰鬥姿勢。海上，漆黑無光，微風不動。潛水艇像滑過去一般前進。

「魚雷發射準備！」命令一下，魚雷室人員即刻準備舒齊。

「發射！」

呼的一聲，魚雷飛出潛水艇，接着射出第二枚第三枚。在裝填第四顆魚雷時，水上傳來轟然巨響，第一彈已經命中目標了。司令塔上的艦長聽到這個巨大的音響時，感到異樣的衝動。這是他就任此艘潛水艇的艦長的最初成功。在這次成功的背後，却潛藏着潛水艇全體人員可歌可泣的悲壯的努力。

「右舷望見船影！」步哨突然叫道。

是敵方的護衛艦！如被發覺，那才糟糕！

潛水艇盡力悄然遠退。經過了危險不安的幾分鐘，幸而逃過敵艦的耳目，未被發見。

艦長已找到了第二批目的物，就是貨船和油槽船。凝望目標的艦長，彷彿瞧準野味的獵人，眼中透出光輝，但未失却冷靜。潛水艇向標的徐徐行近。突然，後方發出巨響。是魚雷命中的聲音。

「啊呀，進攻的不單是我們哩！還有友軍。」

雖然不知道在那裏，但有友軍在近旁的事實，總够增加艇上人員的勇氣了。正當勇氣百倍，向近處的船舶駛近時，輪機長跑到艦長面前問道：

「艦長，本艦的攻擊尙要繼續許久嗎？」

「可以繼續到什麼時候？」

「攻擊目標有多少？」

「那艘貨船和它旁邊的油槽船。」艦長指着前方說。

輪機長向指示的方向透望。

「如果祇須擊沉那兩隻，那是不礙事的。不過，若要再……因爲部下業已出力工作到想像以上……如要再支持下去，畢竟……」

不等輪機長說完，艦長已完全明白了。於是輪機長向艦長行舉手禮，退到機關室去。機關室內的人，已經不分別專管一項工作了。他們發揮出超人的力量，凡比別人稍有力的，便一人管理兩三件工作。他們默然不語，互相協助。他們祇是盡力幹自己所能幹的，因爲他們不論誰都知道，這艘潛水艇的命運完全操在他們手中，正在戰鬥中的潛水艇，倘若行動不能自由，不獨是潛水艇的致命傷，並且對於握全艇命運之鍵的機關室人員也是一件極不名譽的事。

到艦長那裏去了回來的輪機長，肩宇間透露異常的決意之色，他雖一言不發，大家却在剎那間省悟他的意志。

「奮鬥到放出最後的魚雷！」大家心中不期一同叫道。

潛水艇再行攻擊，接近貨船，放出魚雷。精確地命中，轟然一聲，貨船不久就沉入海中，在黑暗中了結它的一切。

以後，潛水艇更向油槽船突進，這時，前面忽然浮上一艘本國的潛水艇，並傳來一片喊聲：

「喂，喂，注意！我們在右舷方面浮上，你們快向左舷迴轉呀！」

像機械一樣，青年艦長改正了已艇的位置，向友艇眺望。不久，又聽到那邊喊道：

「大家沒事嗎？我們的魚雷用完了，所以要先一步回到根據地去。敬祝貴艦成功！」

啊，這一定是被稱為「海狼」的有名的普里恩大尉所指揮的潛水艇。青年艦長於是向這個偉大的前輩表示敬意。普里恩大尉的潛水艇旋即開始潛入水中，數秒鐘後，便悄然沒入海面下，消失了它的影蹤。

與友艦相會也快，分別也速。殘留在海上的潛水艇，一面送別僚艦，一面向油槽船突進。因為他們不甘讓普里恩大尉一人獨享盛名。

三 偵察機脫險記

一架偵察機保持非常的高度，向目的地前進。引擎隆隆，迴轉得十分均勻迅速。腳下，

英法海峽水平如鏡。機上，四個乘員的八隻眼睛，不絕察望上下四方。五分鐘以前，它會和兩架德國梅塞修密脫戰鬥機相遇。那兩架戰鬥機。剛參加了英國本土南部某港的大轟炸，並且在空戰中建下莫大的戰功，凱旋而歸，向東飛去。和它們一同飛離根據地的其他戰鬥機，轟炸機與偵察機的編隊，大約已經先他們而回了。至於這架單獨飛行的偵察機，它的任務是飛赴該港，攝取照片，以明這次大空襲中所投炸彈的效果。

途中，未遇一架英機。

大氣像水晶一般澄清，機上老遠就望見了目的地。監視兵漢茲跪着窺鏡照準鏡，準備攝影。他用擴聲機指示着操縱士。

「弗力茲，稍右一點——對啦，再右——好！」

大家默然了一會兒。方向和高度都沒有改變，偵察機一直向目的地飛去。弗力茲專心一致握住操縱杆；漢茲目不專瞬窺鏡照準鏡。他的臉上，浮着滿意的微笑。下方的地上，黑煙滾滾破壞了的港灣設備和工廠，很清晰地映入照準鏡中。祇要一撥機括，就可以攝成一張很好的照片。

正在這樣想的一瞬間，突然，機身感到劇烈的震動。機首陡然向上衝。操縱杆打痛了弗力茲的手。漢茲被撞在一旁，通信兵卡爾和底部槍手維爾納的頭都撞在機內肋材上。在其次

的一秒鐘內，他們就聽到礮彈碎片打中飛機的金屬聲。

「高射礮的命中彈！媽的。」八隻眼睛一齊向機外望。弗力茲的一雙眼睛，死釘住左側的發動機。這一瞬間，弗力茲的背脊上起了異樣的感覺。可怕極啦！他必須警告其他的人。他開口向擴聲機發出警告。可是，不見反應！稀薄的白煙不絕從左側引擎的兩個大彈孔中吹出。他們難道沒有聽到喊聲？再叫一次。依然沒有回答。噢，奇了！究竟怎麼啦？弗力茲又對着擴聲機大喊危險。別的人祇看到他歪着腦瓜叫，却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原來擴聲機也已經被高射礮彈破壞了！弗力茲沒法，祇好用手指指左方的引擎。在不到數秒鐘的現在，火已擴大，小焰開始從引擎吐出火舌了！

「即刻歸還！」這時是漢茲大叫起來了。

可是，他的話誰也不會聽清楚。傳話的擴聲機早已燬壞不通。而在非常的高空飛行時，吸入氧氣的面罩又絕對不能夠除下來；除下面罩，就會窒息的。但在這個時候却無論如何非保持高度不可，因為下方的高射礮正發狂似地猛轟，而且英國戰鬥機恐怕也已飛出來了。於是漢茲祇得用手勢傳達歸還的命令。弗力茲馬上遵命。

火焰在引擎中蔓延開來，濃煙滾滾湧出。

弗力茲掉轉機首。高射礮彈的執拗地追擊。突然，飛機直向左傾。左側的引擎終於停止

不動。飛機陡然落下三千米。弗力茲用力緊握操縱杆。他的強壯的手腕上肌肉突起，微微抖動。他用全身的力量拉住操縱杆。雖然祇是一瞬間，體力的消耗却是異常大的——差不多五管能的力都消耗盡了。

這樣，好容易恢復了飛機的平衡，下降是停止了。可是，在急速下降中好像要熄滅的火焰，等到恢復平衡後，又能熊熊焚燒起來了。這時，飛機雖已下墜三千米，但仍保持相當的高度，在英法海峽上面飛，歸還根據地的路程已過了三分之一。考慮到以後非在空中滑翔不可時，高度是不可再減了。但是，想法雖好，希望却很少。火焰已將鋼板燒得火熱。機中的人員已有一點受不住這種灼膚的炎熱了。大家因為左側很熱，都把身體挪向右側，但是這樣也避不了炎威。機體中，充滿了烟。戴着氧氣吸入面罩，穿着飛行服，背負降落傘的乘員，本來已是樣子奇特，這時被烟一包圍，更如夜霧中的幽靈。

弗力茲連儀器盤上的度表和指針也看不清楚了。像這個樣子，要想回返根據地，簡直是絕望的事。

漢茲屈身向弗力茲那方，察看左側的引擎。從黑烟的厚幕間，赤焰正吐出光耀的舌頭。漢茲久久凝望着燃燒中的引擎，兩個念頭在他心中劇烈交戰。在未到最后的一瞬間而捨棄愛機的人，在德國飛行員中尙不會有過哩！

時間一秒一秒過去。

他突然拉下面罩上的面罩。他的臉上，透露嚴肅悲壯的決意。左側的火焰已愈來愈危險了。弗力茲也取下面罩，臉上的表情和漢茲一式無二。他的身體像痙攣似地硬直。重重踏住方向舵杆的左足，因為用力過大的緣故，微微顫動。破壞了的引擎使飛機失去均衡，方向舵也沒有多大用處了。

炎熱愈難忍受了。衣服緊貼在皮肉上。被飛行服裹住的身體，恰如置在熱水瓶中一樣，無從躲閃熱氣。弗力茲想打開機體側面的窗，可是，再也推不開，因為由於高溫的緣故，金屬都歪曲了。熱氣、烟、汗、焦臭，侵蝕着機上人員的抵抗力，但他們決未氣萎，希望救出飛機的堅強意志，使他們忍受難耐的肉體苦痛。漢茲也想打開左側的窗，趁便向焚燒着的引擎那方一望。

「全體退出機外！萬事休矣！」他不禁驚叫起來。

漢茲的肉體的鬥爭終了。他忍不住銳叫。別人也都聽到他的喊聲，因為他們這時都已除下了面罩。濃烟遮住視線，什麼東西也看不見。

機上的人員準備跳機。通信兵卡爾早已拚命發出SOS的求救電報，可是一番力量全是白費的。高射砲的命中彈不獨破壞了機內的通話裝置，並且連向機外連絡的發報裝置也破壞

了。

卡爾與維爾納彷彿商量過一般不期然而然地同時拉住緊急用的把手，除去座席圓蓋。誰也不注意這件事。他們卸下面罩以後，幾乎被烟窒息了。這時，風吹過後部的空座席。漢茲於是向空洞方面爬去。他以為維爾納已經跳下去了，所以無意中踢痛了維爾納的頭，因為維爾納尚未準備舒齊，還不會跳下去。

蓋已經閉不攔來了。趕快爬出去吧！向機外跳啊！飛機不知在什麼時候就會爆炸。而且，甚至於有空中分解的危險。當機外的風吹散了機內的煙時，漢茲看到機底已燒穿了一個大洞。不得了啦！漢茲用兩臂撐住機體的肋材，稍一搖動，便從腳下滑出了出口。飛機穿過空氣所生的劇烈的氣渦吸住了他的身體，使他憑空和飛機同飛了一段路，然後畫着拋物綫向下墜落。

維爾納的落下準備這時也已完畢，他再檢點了一次。

突然，一陣恐怖感襲上心頭。他倏地被一股無形之力拉向後面。他本能地伸出手，想抓住什麼東西，無意間握住了機體的肋材。兩隻手腕彷彿快被拉脫白似的，維爾納的身體是懸在機下了。猛烈的氣流衝擊着他，要將他吹去。這時，降落傘的白綢面忽然纏住了方向舵，拍拍作聲。降落傘上的麻繩被機體捲起的旋風絞緊，纏在一起。

維爾納抓住了什麼把手，三上吊似懸在空中。

「救救我！救救我！」

他的叫聲被大風吹散，機上的人誰也不會聽見。最後，他用盡力量，想再爬到機上。恰在這個當兒，卡爾的臉上吃什麼東西重重打了一下。卡爾仔細一看，原來是解開機降落傘的小的補助降落傘。它被上部出口的旋風所吹，打在卡爾臉上。卡爾趕快抓住它，一把將它撕掉，因為不是如此的話，一定會被大風吹到火焰中去的。降落傘一燃燒，火焰準會蔓延到機體內，那樣可就糟了。所以卡爾非這樣幹不可。當他用左手摸索時，不料碰到了別人的手。這是誰呢？原來正是拚命想再爬上來的維爾納。吃了一驚的卡爾，立刻拉住維爾納的皮帶，將他拖上來。

弗力茲這時也準備完竣。他因為是機長，所以最後跳下。他一手抓住背椅，推開身體，一隻手仍握住操縱杆，尙保持着飛機的平衡，向後喊道：

「統統跳下去喲！好好地……」

可是，他不會向後跳，因為由於機體的動搖他知道還有誰剩在飛機上哩。打開了緊急用窗，烟立刻向外流去。弗力茲向後一看，不禁驚叫道：

「糟了！」

他望到了維爾納絕望的臉色。其次的一瞬間，他看到了燃燒的引擎和器具及儀器盤，知這飛機尚在數千米的空中飛。但是，離開海岸仍有許多路，而飛機現在已逐漸下降……

三個人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一句話也不說。還有得救之途嗎？有嗎？現在還要講什麼得救不得救呢！祇不過是遷延一刻必定要來的滅亡而已！

維爾納一動也不動立着。他的腳彷彿不堪重負。一想到無可乞助，不覺心旌搖搖，萬念俱灰。默默地準備告別這個世界，向戰友深深看了一眼，於是倏地向機外飛下。但卡爾早就注意到維爾納的神情不對，看他打算跳出飛機時，一把抓住維爾納的降落傘的絞緊了的麻繩，硬拖他進來。

「還早哩！」卡爾說。

「不要這樣蠢哪！」弗力茲仍向他埋怨地說。

卡爾凝視着戰友的臉，突然想起數年前在赫爾茲山遭遇的飛行事故。那時也恰如今日，是完全絕望了的；祇有奇蹟出現才能得救。那時果然奇蹟地死裏逃生，竟能脫險，那末，今日也未必不會沒有奇蹟吧。

「我們三個人剩在這裏！」卡爾不覺脫口而出。

這樣的念頭通過其他兩個人的心。

此後，誰也不講一句話。死亡已在眼前，但大家都決心盡力掙扎忍耐。三個戰友默默地握手，作爲最後的告別。

在極度不安中經過了幾分鐘。飛機什麼時候會炸成粉碎，誰也不知道，誰也不敢想。引擎的活動已不規則，祇是還在動着而已。弗力茲的眼光盤旋於引擎和儀器盤上。風猛烈簸弄着飛機，搖動着飛機，飛機似乎已在向下墜落了。這時，維爾納已恢復元氣，但心裏非常焦急。他想，兩個戰友是爲了他的緣故所以不離開飛機的，他們萬一因此喪生，那就完全是他的責任了。他這樣想着，墜入了絕望的深淵。他愈想愈難過，愈想愈火冒，簡直要發狂了。最後，他想還是自己先跳下去，預備跌死，以免拖累兩個戰友。他暈暈然爬向出口，預備跳下去。不料又被正在修理發報機的卡爾抓住，死拖活拉地將他拽入機內。一個硬要跳下去，一個硬不許他自殺，於是打架般扭成一團。卡爾實在沒有辦法了，祇好用手裏的傢伙重重打擊維爾納的頭，使他失去知覺，於是維爾納便倒在漢茲所坐的地方。

剎那間，飛機復歸於平穩。在卡爾和維爾納扭打時，飛機已墜下許多公尺了。突然，卡爾大聲喊道：

「弗力茲，降下，降下！那邊有燈塔呢！」
啊，新的希望的曙光來了！

可是，他們不得不立刻失望。因為那方的海岸，全是砂洲和斷崖，如果降陸的話，飛機一定會碰成粉碎的。

卡爾和弗力茲心裏準備把飛機降在水上。

「與其燒死，毋甯溺斃！」弗力茲暗想着。

在最後的生死關頭，亟欲求救的人，不論他的手碰到什麼，都會緊緊抓住不放的，即使是一根稻草，即使是一根細絲……

弗力茲小心翼翼地操縱着飛機，就是極微小的動作，也用全部的神經去注意。飛機纔算稍微上昇了一點。他雙目炯炯地凝視着左側的引擎。

奇蹟來了！飛機滑到砂洲上不過一米見方的地上。左側引擎下的滑走腳被放下來。這時機體發生劇烈的震動，並且發出什麼東西折斷的聲音。一定是滑走輪碰在岩石上了。飛機不住搖幌着，但這祇是一瞬間的工夫，弗力茲不久就使飛機保持平衡。

海岸的砂洲後方，有一塊蘆荻叢生的大草地。現在已沒有再尋其他着陸地點的餘裕了。飛機終於降下。其次瞬間就祇有破滅！座席的玻璃窗由於劇烈的震動，四散迸裂。弗力茲和卡爾受到猛烈的反動，被摔到機外數米之遠，落在沼澤地的對面。

「拉我出來啊！喂，幫幫忙！」

維爾納絕叫的聲音傳入了從沼地上爬起來的兩人耳中。維爾納身上並沒有受傷，祇是不能爬出機外，因為降落傘的麻繩纏住了他的身體。左側引擎的火這時因為沒有風力的阻擋，越燒越旺，漸漸蔓延開來。弗力茲和卡爾爲了要救出機中的戰友，拿出最後的力氣，忍痛向沼地這邊跑過來，總算將維爾納從機中拉出來。維爾納一得自由，便連先前跳機時負傷了的脚的疼痛也忘記掉了，飛也似地爬出飛機，不料一足踏到地上，便痛得他叫苦連天。

可是，在飛機附近是非常危險的，必須遠離這架快要爆發的飛機才好！弗力茲和卡爾駕着維爾納，好容易將他弄到沼地那邊。

這時候，飛機上的火已經非常猛烈，終於轟然一聲，發生大爆炸。水、泥、鋼鐵和金屬板，一齊高高飛到半空中。由於飛機爆炸所生的空氣壓力，弗力茲等三個人，險險也被丟到空中去，幸虧他們這時離開飛機已遠，才僥倖地免去炸死的慘禍。

他們經過了這次萬死一生的掙扎以後，實在已到心力交瘁的境地，可是，我們還不得不強打精神，忍受肉體的苦痛，克制身心的疲勞，向剛才在飛機上看見過的燈塔走去。爲了救助這時正在海上漂流的戰友漢茲，他們必須趕快到那邊去通知海上遭難救助班。他們忘記掉自己的疲勞，自己的痛苦，盡力疾走！

四 北國之戰

一九四〇年，四月九日。

近午時分，等待長久的報告，終於來了。大家爭先恐後地一擁而上，重重疊疊地圍觀剛收到的無線電報紙條。

偵察機方面發來的無線電報，繼續吱吱地響着。

「斯達房格飛行場的佔領似已成功。目下小戰鬥仍在繼續中。」

「降落傘部隊已在丹麥奧爾堡登陸，確保飛行場和橋梁。」

「當地雲低，未見我國艦影。」奧斯陸港碇泊中的一隻德國輪船拍來這樣一個電報。

不久，奧斯陸上空的偵察機也用無線電報告稱：

「夫育爾特上空雲低。運輸機不能着陸，已返奧爾堡。」

接着，奧斯陸港內的船又發來一個電報：

「最下層雲距地一公里。可聞礮聲。但未見我方艦影。」

陸目注視電報紙條的顏面，剎時浮上一層憂色。前線的軍事行動未能依照預定計劃進行。奧斯陸的天氣良好，步兵運輸機不能着陸而退回奧爾堡，一定有什麼緣故。

「即飛奧爾堡，改編歸返當地的運輸機，速向奧斯陸出發。」我接到了這樣一個命令，於是驅車趕往飛行場，場上已有一架快速的飛機預備好，祇等我到。跨上飛機後，立即出

發。不久即望到奧爾堡，里姆灣水光閃閃，像一條金色燦爛的帶。飛行場上，各式飛機雜陳，有容克斯五二型機多架，此外還有大型轟炸機、偵察機、戰鬥機等等，地上的工作人員正紛紛往來其間。

我的飛機着陸時，轟炸機隊的司令官已在飛行場一隅的小屋中等我。他的任務是守護飛越斯喀基爾拉克峽的德國步兵運輸機。略事寒暄之後，我就問他道：

「戰況如何？」

「都像在奧爾堡一樣順利進行嗎？」

「丹麥方面的戰鬥，發展如何？」

可驚的事情是：丹麥皇帝絕意抵抗，以及一大隊步兵在市內布防以備丹麥軍反攻等事，在此地却是誰也不知道的消息。

事情是不能遲疑的。所以發出運輸機全體待機的命令後，我就帶了兩名傘兵，和專車來迎的丹麥人一同駛往市內。

廣闊的街道貫穿華美的都市，兩側的房屋大抵是二層樓的，往來行人甚衆，似已恢復平常的情形。

抵達步兵大隊後，我向統帶者出示命令書，告以來意，隊中頓呈活氣，傳令兵四處飛

奔。軍用卡車旋即列隊道上，士兵們敏捷地跳上車，不久，數十輛卡車便魚貫地向飛行場疾駛。

抵達飛行場時，恰巧運輸機的編隊剛剛着陸。它們昨夜曾飛到斯達房格，歸途飛返本國加油，現在又飛到此地。機上的人員當然都很疲勞。

「現在上面已下向奧斯陸出動的命令。你們在昨夜以來的戰鬥中，已很疲勞，想在此時休養者，不妨留在此地。凡願參加者，舉起手來！」隊長召集飛行員發表命令。

「願！」飛行員都高舉右手，沒有一個希望休息。

隊長滿意地微笑。

須臾，引擎雷動。運輸機一架跟着一架，相繼昇空，載着一百五十名精銳的步兵部隊向新的目的地出發。

回到司令部後，聽到我軍在奧斯陸附近的福爾內扶飛行場降陸，與挪威軍交戰，以及我國巡洋艦勃留黑爾號在奧斯陸灣壯烈沉沒的報告時，我不禁爲之愕然。

我軍所向披靡，不絕推進。因此，爲了指揮不久將在挪威內地開始的戰鬥，我們的司令部也非搬到挪威不可。

我們乘上四發動機的大型飛機，沿着丹麥東海岸飛，不久就抵斯卡根的突端，低空飛渡斯喀基爾拉克的廣闊水面。途中邂逅二、三架巡邏斯喀基爾拉克海峽的轟炸機。

未幾前方的水平線上現出一抹黑影，漸漸龐大，終於看清它是聳峙着的絕壁，上面覆蓋潔白的冰雪。不久奧斯陸就在目下。在絕壁與絕壁挾持中的狹窄地點降陸，是相當討厭的。對於需要廣大的場所的快速機，尤其危險。可是我們終於在破壞了的運輸機的殘骸散布地上的飛行場上着陸。這些破壞的運輸機，原來是滿載德國精銳步兵的，飛到此地後，不顧場上高射礮的猛烈礮火，毅然降陸，卸下所載步兵，向守軍猛烈進攻，在短時間內就擊散守兵，佔領了飛行場。

抵達飛行場後，距離預定的前進時間尙有片刻工夫，守備飛行場的司令官趁這時候，將第一日的戰鬥經過告訴我們：

當時，三名士兵一鼓作氣，奮勇當先，進襲附近的高射礮陣地，旋即加以佔領，並沒收道上多輛卡車。遂與剛着陸的降落傘部隊合力，將機關槍架在車頂上，風駛電掣地向奧斯陸市突進，佔領市內各建築物。這時，挪威政府已遷避艾爾卑爾姆，所以我軍急速追擊。

這樣，我們的降落傘部隊是深入敵地了。沿途積雪，厚達半米，但迄未遭遇挪威軍，一直追到艾爾卑爾姆附近，始見大木阻路，車不能進。士兵們於是跳下車來，動手取去障礙

物，不料埋伏着的挪威軍突向我軍用步槍及機關槍集中射擊。一時彈下如雨，降落傘部隊隊長一面挺身猛進，一面鼓勵部下，拚死反擊。敵彈益烈，一個空軍將校也中彈身亡。這樣血戰了幾刻鐘，後來因為障礙物深及數百米，挪軍的抵抗又相當頑強，如果強欲突破，犧牲必鉅。但是，若不前進，而就此應戰，則有被人切斷後方連絡的危險，所以隊長即令二個中隊撤退。

一方面，挪威軍似已探悉德軍已離本隊，深入內地一百五十公里，當即命附近的部隊開始活動，打算俘獲孤軍深入的德兵。因此，後退中的德軍二中隊，一隊突然碰到挪威二大隊的機械化部隊。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德軍當機立斷，猛然向挪威軍衝鋒，一下子將打頭陣的挪威軍司令和副官捉住，逼其下令命全軍投降。挪威軍司令起初還有一些遲疑，但經不起德軍司令唬嚇他說，德軍還有一個聯隊快要到達，才無可奈何地命令全軍降伏。不久就把挪威軍的武裝完全解脫，裝載在卡車上，同時遣散徒手的挪威士兵，因為這時實在無暇將俘虜押解後方。等到挪威軍發覺所謂後續的大軍僅有二個中隊時，祇好徒呼負負了。對於挪威軍的第二大隊，也依樣畫葫蘆，用閃電方法解除他們的武裝。當時，他們在德軍前進時，即已據守急造的陣地，一得悉德軍進攻，便開始抵禦，不料德軍行兵如神，用重機關槍一下就破壞了他們的前衛機關槍巢，在驚惶失措之下，他們便停止抵抗。於是德軍的卡車上就滿載重

要俘虜及武器，揚揚得意地馳返奧斯陸。

X
X
X
X

在市北遭遇敵軍的頑強抵抗。他們利用岩石凹凸的地形，負隅頑抗。對於這樣的地形，敵兵的威力殊難發揮。因爲非向前衛部隊之間的道路布置礮陣不可，所以前進受到妨礙。這實在是沒有辦法的事情。這樣是非用空軍的力量去壓迫他們不可了。於是戰鬥機的編隊從德國北部的飛行根據地出動，向遙遠的北方前線的一個小地點疾飛，以期幫助陸軍作戰。不料天氣極壞，每次出動，每次尋不到目標地點，徒然在上空盤旋多時，不得已空手飛歸根據地，因爲在那方的天空，濃雲密布，任你如何探索，也找不到目的地。

急降下轟炸機的一隊也已移到福爾內扶。司令部雖仔細研究地形，但因氣象惡劣，結果終是不良。陸軍方面此時越需要空軍的助戰，可是，空軍却因天氣關係，簡直陷於英雄無用武之地的窘境，不論怎樣奮勇起飛，在大雪紛飛的寒空，飛機的兩翼有結起厚冰的危險，這是最最可怕了。在這樣的嚴寒中，第一須能忍受寒氣。可是飛行員縱然憑藉電熱設備和勇氣，在如此的天氣下昇空，飛出密雲上，不久機翼就會結上一層厚冰，副翼的活動不靈敏，操縱既很困難，機身的重量又無形增加，飛機便不得不落入雲中，即使幸而不碰在高山，結果也會不勝冰雪的重壓而墜到地上，若能僅僅損壞了車輪而着陸，那真是天大的運氣。

在北國的上空飛行，着實須謹慎準備，並需果敢的行動。

x x x

這期間，英軍却利用不良的天氣，頻頻在安達斯尼斯起卸軍隊和武器。德國轟炸機一有機會即趕去轟炸。

德軍爲了使奧斯陸市內頑抗的挪威軍陷於孤立，阻止英軍的救援，第一須破壞奧斯陸和安達爾斯尼斯之間的鐵路，所以迅即下令命急降下轟炸機出動。但因天氣惡劣，結果並不像希望的一樣美滿，因而決定派遣一中隊的降落傘部隊去實行切斷敵方的鐵路連絡。準備立即舒齊。邁巴斯上空的天氣似乎較良，傘兵們就慷慨激昂地出發。

x x x x

急降下轟炸機的編隊奉令出動，前往里爾哈瑪南方援助我方步兵前進。當地斷崖很多，極難辨明敵陣是在何方，必須先射上照明彈，作爲標識，指示敵軍所在才行。因此，我們先到該方火線去。

途中，時間碾碎。通過道上休止中的部隊，抵達轉灣處，我們捨車更進，不久追及行進中的步兵部隊的後部。我向中隊長詢問中隊的位置時，突從對面飛來一顆礮彈，轟然擊燬我們絕處的一所房屋。接着，榴彈如雨，其中一彈恰巧落在我們的部隊當中。我們隱身於凸起

的掩護物後面。在震耳欲聾的礮彈炸裂聲中，中隊長向我附耳喊道：

「這是我軍礮兵隊發來的，因為他們還不知道我們已前進到這麼遠了。」

我馬上取出腰上的照明手槍，向空中開了幾槍白色照明彈，於是礮擊立刻停止。我們噓了一口氣，將香煙分給受到意外的礮擊而飽受虛驚的士兵，旋即上道更進。

天氣越加惡劣。急降下轟炸機不知會不會來呢？心裏不免有些焦急。正午是已經過了。

突然，遠遠聽到引擎的隆隆聲，漸漸更加響起來了。不久就在雲下看見兩架急降下轟炸機。我向敵軍機關槍陣地所在的方向發射白色信號彈。急降下轟炸機便向對面的崖上投彈，轟然的音響迴盪於四周的斷崖間。接着。急降下轟炸機又連續投下不少炸彈，在最後的炸彈所掀起的硝烟尚未消失時，我方步兵即向敵軍陣地衝鋒。敵軍抵抗也不抵抗，紛紛舉手投降，因為他們早已被急降下轟炸機的威力嚇壞了。

x
x
x
x

步兵部隊雖已推進到里爾哈瑪附近，但因敵軍的頑強抵抗，前進至此終告頓挫。

奧斯陸附近的福爾內扶飛行場上，待機中的轟炸機編隊已奉到出發攻擊的命令。我也接到出動的命令，乘車趕到飛行場。

我坐在操縱士的旁邊；前面是偵察員。我們望着眼下的雪景。因為雲很低，飛機的高度

也不過千米左右。在密奧仙湖畔，我們飛越奧斯陸北方的山脈，挪威的穀物倉庫哈瑪爾和里爾哈瑪便展開眼前。我們剎時緊張起來，俯瞰密奧仙滿東岸曲折的道路，因為這一帶理因有我軍的尖兵，所以飛到很低，以便看清楚。果然看見在樹木阻塞的道路那方，有德國的士兵伏在掩護物後面。

目的地已到。下面就是里爾哈瑪。投彈準備。但是不會發見敵蹤。飛過了里爾哈瑪，方才發見軍用卡車陳列於崖谷間的紆折道路上。這一定是挪威軍的汽車。我們的飛機急向後轉，照準目標，投下炸彈。卡車羣中冒出濃烟，炸彈是正確命中了。一直沉默着的地面上的敵軍機關槍突然猛烈吐火，但已遲了，我們瞬已飛到半空中，向德國北部的根據地飛回。途中，望到我方步兵急急前進，追擊退走的敵軍。

此後，英挪聯軍節節敗退，德軍一直前進到德倫的英，挪威南部和中部的戰爭告終，但那爾維克的戰況却日益活潑。數週前潛入那爾維克的德國少數山岳部隊，以十數倍的英挪聯軍為對手，拚死苦戰。他們是在風速十二米的時候，用飛機運去的。降陸之後，即行佔據瑞挪邊境上的鐵路，在積雪甚厚的斷崖上構築陣地，在冰天雪地中苦鬥。防守那爾維克港的德國驅逐艦向英國艦隊放出最後的礮彈以後，艦上的水兵就紛紛捨艦登陸，與山岳部隊會師，變成步兵，合力作戰。他們的唯一連絡線就是天空，武器與彈藥都從飛機上用降落傘丟下

去。我也參加過這種投下武器彈藥的工作。

X
X
X
X

黃昏時分，我乘上滿載武器彈藥的四引擎的孔特爾機。出發地點是在奧斯陸附近。起飛時，因為機體笨重，非常不容易。昇空之後，萬里無雲，空氣澄清，太陽如火球般光亮，腳下是一片無盡的森林。在積雪很深的谷間，偶而可以望到一些居民的房屋。它們大抵建在小河邊，這種小河流不多遠便從崖上直洩而下，成爲銀花四濺的瀑布。更進，山岳益深，重嶺疊巒，斷崖壁立，了無人跡，目的地快要到了，我們再檢查了一次引擎的調子，檢查一回降落傘，將裝好的物品推到投下口旁邊，準備好一切。

我們向谷間飛得非常低，因爲孔特爾機爲了盡量積載物件，並不備有機關槍，而這一帶又是英國戰鬥機的出沒地帶，頗多被他們發見的危險，所以不高飛天空，以免爲敵機望見。我們飛到山谷間，那邊恰巧下着微雨，這對於我們是很有利的，因爲如此更可避過英機的耳目，高度恰正二百米。操縱士口中啣着銀笛，臉上很緊張，但並未表示內心衝動。

飛機更畫了一條急曲線，右翼遮住了我的視野，操縱士用極緩的速度向目的地前進。「瞿——」銀笛長鳴。我後面的人便開始迅速活動。一打開落下窗，風就猛烈地吹進來。向下一望，很清晰地看見石塊礫礫的平地。目的地已到了，操縱士爲何還不發出投下的

信號呢？我後面的人員早已將大箱搬到落下窗畔，祇等信號下來，可是，操縱士似乎忘掉投下的事情，照常扳着鐵一般的臉，握住操縱杆。

正在着急的當兒，霍霍兩聲短促的笛音從操縱士口中發出，後面的人員即將東西一件一件丟下去。箱子迎着風，一直往下落，它上面的降落傘張開來了，箱子慢慢向谷中沉，此後一瞬間，飛機陡然旋轉，於是我們祇看到嶙峋的岩石，旋即攀昇上空，向四面一望，還好沒有看見敵機的影蹤，於是又飛回目的地，再將未曾投下的東西投下地去。地面上的部隊發出感謝的信號。我們又昇到半空，察看有沒有敵機飛來。這樣一次又一次，每次都進行得很順利。最後將郵件袋和巧克力糖也投了下去。任務完畢了。大家安心就座。這時，在右手方面却看到遠遠有一架單翼機飛來。

「右方望見敵機！」我告訴操縱士說。

操縱士踏開油門，引擎發出一陣狂吼，我們的飛機陡然加速前進，一座絕壁迎面而來，飛機似乎快要和黑冷的峭崖接吻，不料操縱士手一扳脚一踏，飛機倏然急折，避過絕壁，左側望見谷口，右方則是凹地，操縱士向谷前進，在快要觸到岩角時，突向南轉，機翼似乎擦及岩石，敵機看不見了。

未幾，後面傳來一個報告，聲稱敵機還在我們左方背後，向後一瞧，果然，那架單翼機

已飛到相當的高度。它大約因為被我們這樣一轉那樣一灣已迷失了我們的蹤跡，所以飛得更
高一些，企圖再尋到我們吧。

我們的孔特爾機又向左轉，眼下展開了一片銀白色的雪的原野。剎那間，我們飛入另外
一個山谷間，沿着狹道，向前直線飛行。操縱士含着微笑，悠悠然頗有把握地應付一切危
機，將附近所有的岩壁作掩護物，在它們的陰影中飛。這種樣子的飛行法，他是參加挪威作
戰後才學會的。今日這次那爾維克之行，在他已經是第十七回了。靠着他的這種巧妙飛行
法，敵機不知在什麼時候已被我們丟在老遠的地方。我們彼此慶祝此行成功，減低速度，安
閒地飛歸根據地。

「喝一杯咖啡吧。」不知誰在叫。我取出熱水瓶，倒出熱咖啡，一人一杯。剛才的緊張
於是化為烏有。

這時，已經是夜裏一點鐘過頭了。但是天空仍舊像白日一般明亮。

四點半鐘，我們平安抵達根據地。工作已完，身體也倦得要命。

x
x
x
x

在那爾維克戰役中，德軍用盡方法去援助孤立的山岳部隊，甚至出動飛機，冒着英國戰
艦的猛烈砲火，向那爾維克飛行，在英方砲火所不及的港灣水面降下，卸下援軍、武器以及

各項重要物資。

又因天氣變化不絕，戰鬥機常常滯留空中六小時以上；它們有時還在困難的條件下參加地面上的戰鬥。

不久，在德倫的英北方，築成新的飛行根據地，供給急降下轟炸機和戰鬥機使用。並且還做種種實驗，例如將雪攪裝在飛機上，試驗它是否能够在冰河上面着陸昇空。此外爲了防備英國戰鬥機的追逐我方運輸機及轟炸機編隊，更設計製造長距離驅逐機。這種長距離驅逐機會屢次參加地上的戰鬥。

X
X
X
X

五月中旬，第德爾部隊益陷苦境。英挪方面的兵力逐增加，德國山岳部隊和上陸的水兵組成的混合部隊一步一步退却，爲了縮短戰線，那爾維克是不得不放棄了。德國轟炸機編隊也因種種關係，來不及應援。在衆寡懸殊的形勢下，增加該方面的兵力實屬必要，可是除出利用空中路線以外，就沒有方法可以將軍隊運過去。不得已先派了一大隊的傘兵去，但仍舊無濟於事。這時，留在德倫的英約一千名的第德爾部隊却願意前往那爾維克方面。平常，養成一支降落傘部隊，本須數個月之久，但在這時，這批義勇軍僅僅受了十日的速成訓練，使用飛機送往那爾維克戰線。

第德爾部隊的礮兵指揮官本來也留在德倫的英，這時他却決心到司令官那邊去。這個五十六歲的老少校，他好像忘記掉自己的年齡，學會了降落傘的使用法後，也和年輕的義勇兵一同乘上運輸機，出發北上。到了目的地以後，據說他居然安然降下，跑到又驚又喜的司令官身邊。

這支義勇軍遣出以後，因為天氣極壞，彈藥等的補充仍未充分。正在最困苦的時候，突然傳來英軍的力量不知爲了什麼緣故已經減弱。不久，德軍克復那爾維克的消息也來了。

英軍爲何突然退却在我却是一個不可解的謎。不過，這樣一來，對於我們總是非常有利的。過去多日來的苦戰，至此告終。

不多幾時，挪威作戰就告結束。

五 勃留黑爾號的最後

滿載新兵老兵的火車，在德國境內疾馳；誰也不知道它是開往何處去的。沿途不知其數的大小車站，它一次也未停靠，祇是轟隆轟隆地向前衝。標着聽也不會聽到過見也不會見到的村鎮名稱的車站的名牌，祇在眼前一閃不久就落在老遠的後面。不過有時也望見有名的地方，那時，不禁在腦海上浮出歷史上著名的或某本書上讀到過的風景和人物，以及那些偉

人所留下的豐功偉業。

車上，士兵們並排坐着，互相扯着談。他們正如教室中並桌而坐的學生，不論是剛剛入伍不久的新兵也好，不論是身經百戰的老卒也好，都帶着修學旅行時一樣的輕快焦急的心情。他們直覺地感到在目的地方面一定有什麼重大的命運在等待他們。

他們是由上等兵古斯德·凱拉統率的。凱拉未入伍以前，是某地的一個學校教員。

「喂，各位兄弟，是到法國去呢！」老於營伍的史蒂芬像煞有介事地大聲說道，用右手摸了一摸口邊的鬚髭，這是他的老習慣。可是，他一口修理得很好的鬚髭，在這次入伍時，已被同僚逼着剃去了，現在祇留下青黑色的痕跡。

「和從前世界大戰時一樣，又要鑽在戰壕中啦！」史蒂芬一提起第一次大戰的事情，便像打開話匣子，津津有味地說個不盡。今日，車中的士兵，大抵是年紀很輕的傢伙，這未免使他時與美人遲暮之感。不過，他也曾有過青春，在前次大戰時，情形恰與今日相反。當時，在和他一同出征的許多同伴中，祇有他最年輕。可是，歲月無情，二十餘年以後的今日，他已被毛頭小伙子當作老大哥看待了。他是老了，雖然在心理上依舊和前次出征時相仿，可是，他額上的皺紋，他兩頰的鬚痕，偏偏不肯替他掩瞞，告訴生眼睛的人說，史蒂芬已不是青年了。有時，史蒂芬發個狠，率性依老賣老。

「戰爭這件事，喂，聽呀，戰爭這種事情，好像是爲了證明友誼而有的吧！譬如，世界大戰時……喂！嗨，你們原是不會懂得的，你們這班乳臭未褪的黃毛小子！」史蒂芬看到那些青年人不高興聽他講前次大戰的事情，祇願高談闊論他們自己歡喜的話，不禁有點光起火來，後來索性不開口，坐着發悶。

古斯德上等兵這時也藏起內心的不安，時時插言，講幾句幽默的話，彷彿毫無心事。史蒂芬不時望望古斯德，作出「你莫以爲我不知道」的神氣。在嘈雜的談話聲裏，祇有年輕的葛斯拉默默無言。他很了解古斯德這時的心理，也明白他在想些什麼，所以老是瞧着古斯德那邊。至於史蒂芬的態度，葛斯拉以爲祇要他不把「世界大戰時」這句話掛在口頭上，那末，史蒂芬實在是一個很好的同伴，決不會有人厭惡他的。

「我們畢竟加入戰爭啦！應該好好盡責才對。我們的祖宗會幹過偉大的事業，我們青年也應效法他們！」葛斯拉暗忖着。

X
X
X
X

到了第三日，往何處去這個謎終於漸漸明白了。老兵史蒂芬猜着就是到海上去。的確不愧是一個身經百戰的老行伍，他的感覺似乎超人一等地敏銳。但是，他也祇料到他們是用海去的，其餘的事情便不能夠預知了。他們是到法國去呢？還是到比利時去吧？或者更遠一點

呢。抑是更近一點？這就不是史蒂芬和古斯德所能測知了。

「啊，海的氣味！」突然叫起來的是葛斯拉。他對於自己的這句話感到非常得意，做出「我已嗅到了你們還不嗅到嗎」的臉色。在這支大多是山裏人的部隊，祇有葛斯拉一個人知道海。所以葛斯拉常常以這一點自傲。

清晨，天氣非常寒冷，晨風吹來，幾乎可以割裂人的皮膚。凱拉部隊在酣眠未醒的市中行進。這個以溫泉著名的市內，房屋大半很小巧，圍着白色的牆壁，每幢屋子前面都有狹小的花園。夏天，這些花園中一定開着很好看的花吧。

路是通往警備沿岸的陸戰隊兵營去的。凱拉部隊沿着筆直的路，向看得見海的方面前進。

x
x
x
x

從「勃留黑爾號」的艦橋上，司令官仔細估量了一下裝載的東西。相當多哪！有許多陸軍士兵，還有許多所帶的物件。

「勃留黑爾號」已奉到立刻駛往北方奧斯陸去的命令。並奉命盡可能不與敵人交鋒而到達目的地，萬一不能避免，則務必粉碎對手的抵抗，以期陸軍部隊的登陸比較容易一些。

司令官與高級將校並立在艦橋上，默然不交一語。但他們兩人心中所想的，却是同樣的

一件事，就是前次大戰時，德國海軍中校艾爾特曼指揮的「勃留黑爾」號，於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三日殿於偵察艦隊之後，守護正向本國港灣退却的艦隊時的事情。出事場所是北海中央某地的大砂洲附近。這個砂洲長三百公里，幅百公里。英德雙方的艦隊在此遭遇，互相開礮轟擊。當時，英國艦隊司令別蒂所乘的旗艦「雄獅」號蒙受重傷，英國戰艦「猛虎」號也在未開礮前喪失戰鬥力。但德艦「勃留黑爾」號也不幸為礮彈所中，行動不便，落在後面，受到數倍之衆的英國艦隊的包圍攻擊，相持許久，終於沉入北海，但是它在沉沒前的瞬間，仍未放棄抵抗。

現在，「勃留黑爾」號第二世又第一次出陣，駛向北海的洪波了。所以司令官不禁感慨無量地想起往事。

「萬事順手，沒有異狀！」不知誰在報告，司令官於是從過去的歷史陳跡中回到當前的現實世界。

X
X
X
X

艦內的走廊和士兵們的房艙，都很清潔軒朗，不亞於華麗的大郵船。床舖也溫暖柔軟，很可人意。艙內雖密排床舖，但一點不覺空氣混濁，因為有通風機在忠實地工作着，使艙內的空氣始終保持新鮮。士兵們雖然風塵僕僕，跋涉許久，但就寢還太早哩！在火車上悶了許

多時候的剛從鄉裏出來的陸上部隊，不久就和穿着青衣的水兵們打得火熱，大家親熱地講述自己熟悉的種種事情。原來這批陸上部隊的士兵，從廣闊的甲板，一步一步由陡峭的扶梯走入艦內深處，幽閉在艙內，本已不大舒服，何況窗戶又是緊緊閉着，連天日也望不到，終日點着電燈，所以對於他們這班在山野田隴自由慣了的人，實在可說是一種虐政。他們爲了排遣起見，更加起勁地東扯西拉，天南地北，說個不已，談個不息。

「碰到魚雷或水雷，會馬上沉下去嗎？」陸上部隊的一個士兵問艦上的水兵道。其他的人也一齊住嘴，張着眼睛望着那個水兵的口，靜靜地，如同小學生聽教師講故事一樣。

「如果艦腹穿了一個洞，那祇要抽水就行。你們祇要避在一邊，不用擔心事。如果水湧進來不息，那末祇要把那一部分的防水扉緊閉起來好啦。況且我們艦長一定會叫我們平平安安抵港的。這是大家可以安心的！」那個水兵正色說道。

陸上部隊一同熱心地傾聽着。「防水扉」是什麼東西？他們沒有一個人知道，不過他們現在都安心了。心裏一靜，睡魔就來了。長途行軍過來的他們，不久就三三五五地輪在床，在輪機聲和通風機的聲音中，漸漸深入睡鄉。祇有古斯德·凱拉上等兵還未睡熟。他感到自己是不應該就睡覺的。在他，今天還是第一次看到海哩！他的胸內，好像非常快樂似的，究竟爲了什麼，連他自己也說不來。他坐起身來，悄悄穿上長靴，輕輕走上扶梯。

一陣冷風，使凱拉感到一些寒意。現在雖說是四月天氣，可是一點沒有春天的氣味，簡直令人感到海上是沒有春天的。「心中不爽快嗎？」不知誰在問。

悄然無聲地有一個人影出現在他前面。起初不知道究竟是誰，等到眼睛慣於黑暗時，才看清楚是一個警備的士官。

「很好。」凱拉回答說。

這個過分簡短的答語，使對方陷於沉默中。不久，又說：

「你是上等兵？」

「是。」

「那末，請你別穿陸軍的制服到甲板上來。關於這點，還要請你轉告部下。因為海軍是穿青色制服的。明白嗎？」

說完之後，那個士官便悄悄向對面走去，消失在黑暗中。

真的，我們在「勃留黑爾」號上的事情是決不可以讓敵方的飛機或偵察艇發覺的。這真該小心一些才對。好吧，明日穿得和水兵一樣再上來吧。上裝穿什麼呢？單單脫下草綠色的褲子還是不行的哪！——凱拉想着，悄然走下甲板。

「總而言之，謹慎比什麼都要緊！總以不被敵人發覺為妙！」他不覺喃喃自言自語地說

道。

「這是一種經驗呀！在這個廣大的世界上，不論有了多少經驗，總是不够的。像我自己雖然是一個教學生的先生，不也是如此嗎？」凱拉自己反省着警惕着，當他躺在床上的時候。

X X X X

陸上部隊終於過慣了艦上作客的生活。每日按時作息。

斯卡喀拉克海峽也平安無事地過去了。凱拉部隊的人都放下了懸着的心。祇有一件事實在忍耐不住，那就是船窗關得密不通風的事。史蒂芬露出一臉難耐的樣子，渴想打開船窗，讓海風吹一點進來。史蒂芬覺得自己的身體很不爽快，心中着實悶得慌。當然，這並不是暈船。海在這時非常平靜，就是山裏的猴子也不會經不起這一點點風浪吧。可是，史蒂芬總感到十分不舒服。在鄉村中的時候，他從沒有這樣過。那時，心中如覺不快，出去跑一下，張開胸深深呼吸幾次，就什麼都煙消雲散了。

「對啦，空氣，空氣我要空氣呀！媽的，那窗子太可惡了，這樣閉下去，準會將人悶殺的！鄉下的空氣多好哪！這麼一吸，便是又清又香的一口，多好的空氣哪，鄉下！」史蒂芬想道。

「管它，跑到甲板上去吧，或許會好一點。」這樣想着，爬上扶梯，一步一步彷彿大方癡似地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鐵梯的半當中，回轉頭來一望，祇見同伴們正在整頓所帶的東西，機關槍也擦得精光淨亮，似乎連發射準備都完全了。

今天，從朝上起，甲板上已發了兩次警報。史蒂芬雖知道它祇是演習，但心中多少感到有些不安，直到午餐時分，前次向陸上部隊解釋這艘軍艦不會沉沒的那個青年水兵告訴他說，連得敵艦煙囪裏吐出來的煙也沒有看見過，史蒂芬才覺得放心。敵人的礮彈不多，決不能轟沉這樣一艘大軍艦的，不過，最好還是不碰到敵國的軍艦，他想。

「兩條英國『鰻』游過了艦尾呢！」一個水兵對他說，可是史蒂芬因為不會親眼看見，死也不肯相信。「鰻」就是水兵稱呼魚雷的別名，史蒂芬一上船就知道了。他這時用右手摸了一摸下顎上的鬚痕，心裏思忖着，任是怎樣正確的「鰻」，和我的槍比起來，總是分文不值的。槍在甲板下的艙內，一有什麼事，跑下去拿就得。祇是，一到下面，就覺不爽快。

甲板上有不少士兵，或坐或立，或躺或臥。他們的樣子都很奇特，有些褲子是陸軍的制服，上裝却是水兵的青衣。

「一定有什樣事情哩！」史蒂芬想。「要不然，他們在那裏幹嗎？」

當陸上部隊的人在甲板上到處走動時，史蒂芬却孤零零地一個人蹲在艦首的鐵塔下，茫

然眺望海上單調的景色。

「不久可以看到挪威啦！」他聽到水兵們在講話。艦上似乎正欲派偵察機去偵察。飛機的引擎在隆隆地響。未幾，一架飛機昇到空中。甲板上的人一齊高呼，揮着手，仰首遙望天空，直到看不清機翼上黑白二色描成的十字形。

暮色靄然的時候，陸上部隊的士兵們都走下甲板。部隊長在司令官那裏，不知商量些什麼事情，艦內的空氣似乎比平日緊張。

「在第二個命令下來前，各人勿離本位。」不久，這樣的命令下來了。史蒂芬除出哈哈笑了一笑，一句話也不說。

「警報——警報——」接着，擴聲機大叫道。聲音與演習時不同。

「唔，終於來啦！」史蒂芬想。身上的不快，頓時歸於烏有。

「戰鬥準備！」沒有多少時候，擴聲機又響起來了。

於是大家馬上站起來，迅速完成戰鬥準備，迄今為止的起伏於各人心中的種種感想，一齊消失，祇剩下磅礴高昂的戰鬥意識。全身的血液，好像流動得更起勁。

x
x
x
x

「勃留黑爾」號漸漸駛近奧斯陸的狹隘灣口。艦內的燈火，完全掩沒，不讓一絲燈光洩

漏出來。在艦首作成戰鬥隊形的水兵們，在漆黑之中，凝望觸到艦首而散碎的發出燐光的波浪。沒有聲音，也沒有光亮，軍艦在默默進行着。艦上的人員，神經都緊張到極點。史蒂芬緊緊握住他的那根步槍。

「不和敵人交鋒，果能抵達奧斯陸嗎？」這樣的念頭早就充滿每個人的胸中，誰都恨不得馬上跳到陸地上面去。

軍艦和水兵的關係，正如馬和騎手的關係。每一塊鋼板，都觸入了生命。靠着這些鋼板，艦上的人才能保住生命和呼吸。這時，陸上部隊也都發生異樣的感覺。他們都是生長在山奧裏，大半不會游泳，可是，却沒有一個見水就怕的人。凱拉上等兵到底忍不住跑近船窗，微微揭起窗簾，從窗縫向外窺覷，渴望看清「勃留黑爾」號到底有沒有駛進奧斯陸港。

「啊，已到挪威啦！」他忽然叫起來。

山岳部隊的士兵於是一窩蜂地跑近窗邊。自從出海以來，一日未忘的陸地是看到了。近處的岩岬的尖端，黑黑的彷彿近在眼前。突端的燈塔旁，還有不少樹，樹與樹之間，可以望見殘雪。此地的春天彷彿來得很遲。他們不禁想起故國的山。

軍艦和絕壁之間，相距不到一、二百米，似乎一伸手就可觸到黑黝黝的岩石。附近，不見燈光和人影。

「上陸啊！喂，快了！趕快準備哪，大家！」不知是那一個在高興地喊叫。

正在這個當兒，突然有一道白光，照在海面，「勃留黑爾」號很清楚地浴在強光中。同時，轟隆一聲，軍艦不住向左右搖幌。接着，艦上的巨礮也怒吼起來，和對岸的要塞酬答，隆隆之聲不絕。岸上的礮火似乎很猛烈。陸上部隊關閉在狹隘的艦內，束手無策，在這水面和陸地交戰的時候，艦上的他們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祇好望着步槍和機關槍嘆氣。

艦體忽又大搖特搖，彷彿脚步踉蹌的醉漢。這時，祇聽見上面脚步雜沓，似在搬運什麼重物，不久，足音漸近扶梯口，接着慢慢有許多人下來。仔細一看，原來是搬移負傷者的水兵們。他們將負傷的人抬進陸上部隊的室內，安置在床上，施行急救的包紮。想不到在沒有幾分鐘的交戰中，竟有好幾個人受傷。

這時，老遠聽到很熟悉的語聲，陸上部隊的士兵紛紛讓出一條路，貼壁站着。那個他們從登艦以來就混熟了的青年水兵氣吁吁地抱着一個彈藥箱走來，將它吊在起重機上，運到甲板上去，其他水兵也都負着彈藥箱，跟在他的後面，依次把沉重的彈藥箱運上甲板。他們的臉上滿是汗珠。地上部隊的士兵們，像郵票般把身體緊緊貼在壁上，默望水兵們工作，他們很願意幫忙，祇是恐怕瞎子幫忙，越幫越忙。

「蓬！」巨彈脫出礮口，向對岸飛去。嘩啦啦——蓬，岸上的礮彈落在水中。德國軍艦

和挪威砲台此應彼和，展開怕人的戰。艦內的陸上部隊因爲沒有可以活動的機會，祇好全副武裝地緊握槍杆，默然看別人工作。他們的心中都很大焦急，恨不得插翅飛到岸上去一顯身手，打個痛快。

葛斯拉不耐袖手旁觀，跑過去幫衛生兵的忙。凱拉穩穩抱住一個受傷的見習士官，以便衛生兵將他腿上的傷口包紮起來。史蒂芬也跑來跑去找他能做的工作。

不知不覺間，艦體已向一方傾側，但聚在室內一隅的陸上部隊，還沒有一個注意到。「勃留黑爾」號漸漸傾斜。它已受到簡直是致命的創傷。因爲挪威的一座砲台是在離它不到五六十米的岬上，所以開砲命中了它的要害。德艦受到這記重大打擊後，當然不肯甘休，司令官立刻下令旋轉主砲，預備以牙還牙，不料艦內的電氣系統的中樞部分，已被破壞，砲塔喪失活動的力量，主砲失去運動能力了，司令官祇得命令舷側的小砲開砲報復。一排砲，一排砲，榴彈衝擊着岸壁，挪威砲台的砲彈亦不示弱，一顆一顆穿透鋼板。門够多時，岸上的砲火終於漸漸稀少，它們已被德艦的命中彈吃凖了。這時，陸上部隊的士兵們才注意到自己所乘的軍艦已側在一邊，但沒有一個人因此發愁，因爲陸地就在目前，而且這樣巨大的一艘軍艦總不會完全沒入水底的。他們都如此深信不疑，祇有凱拉上等兵知道艦體的傾側並非由於坐礁，同時，他也知道挪威峽灣的水是非常深的，足以吞沒鱗鱗。

「起火啦！」不知在艦內何處突然傳來這樣的喊聲。

「起火啦！」接着到處都是這樣的呼喊。水兵們慌張地拖着水管，閉緊防止浸水的鐵扉，紛紛向艦尾跑去救火。火焰尚未穿出甲板，可是濛濛的濃煙不斷向陸上部隊所在的地方撲來。士兵們擠在一堆，默然和窒息的煙奮鬥，等待上面的命令。他們有幾個受不住煙的刺戟，眼淚直流。正在難受的時候，鐵扉突然打開，上面有人嘶聲喊着道：

「全體集合甲板！」

這是陸上部隊等了許多時候的命令。但他們並不慌張，仍像平時一樣，冷靜地行動。先將室內的負傷者移出。最後由衛生兵和葛斯拉兩人將重傷的貝習士官也扶上甲板。這當兒，其餘陸上部隊的士兵們已在甲板兩側列成隊伍，待命離艦。

從黑暗中走到光明處，正如從受不了的失望和不安望見希望一般。在淡淡的朝霧籠罩下，可以望到近在咫尺的陸地。挪威的礮台這時已經完全沉默。近處的絕壁上，還瀰漫着硝煙。「勃留黑爾」號上火光熊熊，艦尾已完全被火焰裹住。凱拉部隊的士兵部穿着外套，佩劍負槍。因為艦體的傾斜非常厲害，一個人已經站立不住，所以大家緊緊互相拉住。艦首離水不到二米，艦尾的甲板則已掀在半空中。

突然，其他部隊的士兵中，有兩三個士兵互相做做暗號，不聲不響地脫下外套和長靴，

將要緊的槍背在肩上，似乎決心向很近的對岸游水過去。

「勃留黑爾」號這時雖被火焰逐漸蠶食吞併着，但是未壞的大礮仍不斷將礮彈送到斷崖上去。司令官早已知道「勃留黑爾」號的最後命運，但是，它縱然快要沉入海底，也得盡最後的力量，掃蕩岸上的守軍，以便陸上部隊的登陸。奧斯陸的港面，現在已為德國海軍所控制，餘下要做的事情便是設法使陸軍平安上陸。艦上所載的舟艇，剛才的交鋒中已被岸上的礮火燬壞無遺，所以除出使用橡皮船以外，已經沒有別的方法。艦內的火漸漸蔓延，如果延燒那火藥庫和魚雷，那末，在全體尚未離艦以前，將會招致嚴重的損失，因此司令官下令趕快將艦上的魚雷一個也不剩地射出去。

於是狙擊兵史蒂芬看到從未識面的「鰻」，使他知道「鰻」的威力。

因為艦向前傾，所以尾部的魚雷發射管都向着天，從管口飛出的魚雷，在未落水面以前，先在空中飛了一段路，然後斜掠下來，掀起大水花，曳着一道白色的浪跡，一直向岩岸衝去，轟然爆發，炸碎了大塊的岩石。陸上部隊的士兵們聽到魚雷炸裂的巨響時，不禁將頭一縮，真有一些目瞪口呆。

「倘若艦上的火延及魚雷時，那將如何？」史蒂芬這樣一想，不覺打了一個寒噤。從今以後，他再不敢看輕「鰻」了。

火焰已經延燒到桅杆附近。在烈火飛騰中，上陸的信號高揚桅頂。仰望着桅的信號，大家的胸中都有說不出的感慨。這時，後續部隊的船舶上也拍了無線電報。是弔唁「勃留黑爾」號最後歸宿的電報，同時安慰艦上的人說，他們不久就可趕到。

橡皮船已浮在水上。青年水兵背負着重傷的士官，向凱拉上等兵這方面跑來。凱拉上等兵環顧部下一周，大喊道：

「會游水者游上岸。那個會游水？把手舉起來！」

自信可以游的人應聲將手舉起來。正在點數的時候，凱拉突然發覺史蒂芬的不可解的舉動。史蒂芬乘大家不注意時溜了開去，向艦傾側的地方走去。他難道因為傾斜的緣故立脚不住嗎？不俊喲，他不是脚步很穩？還偷偷四望哩！喏，他向人叢中走了。幹些什麼把戲呢？凱拉可弄它不懂。

「對啦，那傢伙打算一個人逃生。卑怯的東西！」凱拉上等兵不覺怒火中燒，同時抱歉在自己的部下會有這樣的人。再看看其餘的人，除出準備游泳的士兵以外，都鎮定地打開水兵拿來的橡皮船。這樣總算稍稍使凱拉感到欣慰。

不久，橡皮船已放在水上。先將負傷的士官安置在船上，然後其他的人依次跨上橡皮船。也有失脚落入冰樣寒冷的海中，連忙救起來，已經嘴唇凍得發紫，身體僵硬難動了。幾

個會泗水的士兵，咬緊牙齒，跳入水中，急急向岸邊游過去。海水很冷，簡直寒透骨髓。

落在後面的凱拉上等兵這時又看到異樣的光景。他望見史蒂芬熱心地在水兵和步兵間斡旋，使未乘上橡皮船的士兵可以登船。但他自己却不上船。凱拉上等兵此時才明白史蒂芬的用意，心中覺得十分慚愧，因為剛才誤解了他的行動。

凱拉因而跑到史蒂芬旁邊，和顏悅色地輕輕拍着他的肩膀，抱着萬分的歉意，向他說道：

「史蒂芬，我真抱歉，剛才看你悄悄離開隊伍，我誤認為你想一個人偷逃，不料你是準備犧牲自己的。」

聽到說話的聲音，史蒂芬回轉頭來，眼光恰巧和凱拉上等兵的雙目碰到，他的眼中透出光輝，安然說道：

「上等兵，我打算盡力設法多救出幾個不識水性的同伴。」

凱拉不覺伸出手來，緊緊握住史蒂芬的手。

x x x x x

從艦上到對面小島的岸上，距離並不遠，祇是海水非常冷，游泳的士兵有許多到了半途都受不住寒冷，求船上的人救他們上來。橡皮船上本已載滿了人，再要救出水裏的人，簡直

馬上會沉下去的，幸而已經到岸，有些人性地跳下淺水去，冷水淹到腰邊，凍得祇是打哆嗦，有幾個拚命向前跑，有幾個一蹶不起。

重傷的士官在船未抵岸以前，就已斷了氣。不幸的他，終未踏到陸地。以身許海的士官，終於在海上結束了他的短短的一生。這或許是做海軍士官的本願吧。

到了岸上，返顧海面，「勃留黑爾」號的半身屹峙海上，還在冒着火。港面水上，還有許多人和寒波掙扎，泅水過來。

點數一下上陸的人員，比原來已少了幾個，他們因為突然浸入冷水中，引起心臟麻痺而成爲海的犧牲品了。

史蒂芬在艦和岸之間往返好幾次，分批運送許多人上岸。等到全體登陸之後，他再划到艦旁，看看有沒有剩下的人。果然，他發見艦上還有一個人，是一個高級軍官。於是他高聲叫那個士官快逃，但是那個士官祇向他揮揮手。

岸上的人，誰都疲倦得要命，手腕也麻木了似的，毫無知覺，眼睛也一點沒有神氣。可是，他們決不能就此癱瘓在小島的海邊。他們必須前進。不久就在小島中央找到一所房子。似乎是消夏用的小別墅，進去一看，有些捷足者已經先到那裏了。於是大家擠在小室內，紛紛脫下水浸濕的衣服，互相背貼背，藉以取暖。後來有人生了一個火，大家便都圍在火

旁，烤乾了濕衣。身體稍稍溫暖以後，向海面遙望，祇見「勃留黑爾」號的巨體在水中旋轉，瞬息間湧起大水花，沒入海底。岸上的人，望到了這艘巨艦的最後結果，眼眶都潮潤起來。嚴肅悲哀的氣氛罩着他們。沒有一個人開口講話。

× × × × ×

隔了不多時，已是正午了。突然，在空中出現了許多飛機，一羣又一羣。同時，從挪威軍要塞所在的地方，傳來了猛烈的爆炸聲。起火的地方更冒出一陣一陣的濃煙。

島上的德兵揮着手，搖着手帕，舞着脫下來的褲子，使空中的飛機得知「勃留黑爾」號上的人員已經登岸。有一架蔡克斯五二號機，飛到很低很低，低得可以看清機上的機行員和觀測員，在島的上而盤旋一週，似乎在安慰遭難的人員們。德國機羣不絕在上空翱翔，直到黃昏時分。遠處，頻頻傳來挪威軍的高射砲聲，以及隆隆的炸彈爆發聲。

從早晨起，在劇烈的戰鬥中累得連身俱疲的「勃留黑爾」號上的遭難人員，這時才記起自清早以來尚未吃過一點東西。可是，所有的糧食又和巨艦一同沉入北海的海底，當禮物送給龍王了。

恰巧在大家餓肚子餓的時候，有一隻挪威的海關船駛近這個小島，並發出信號，表示可以將他們當做俘虜收容起來。

因此，陸上部隊的一個軍官向大家說：

「如果有人願意乘那這船到陸地上去，不妨去。當然，我軍的救援隊是一定會來的。不過，如果有人希望這時候上陸，我准許各人自由行動。我決不束縛各位的自由。」

但是，沒有一個人回答。他們雖然都狼狽不堪，而且外面寒氣逼人，內面飢火中燒，彷彿馬上就會倒斃的，可是他們都咬緊牙齒，堅忍着一切苦痛。沒有一個人表示願乘挪威船上陸，他們都不願意做俘虜，寧可忍受飢寒的壓迫。

「沒有嗎？好。明白了。」軍官領首道。他對於部下無言的回答，感到十分欣慰。的確不愧為光榮的德國兵，他想。

有幾個士兵跑到海灘上，拾了許多被「勃留黑爾」號所發的魚雷衝上岸來的魚，拿到火上烤熟，暫充難忍的肚飢。有一個兵找到一罐白漆，爬到屋頂上，大書「食物」兩個字。另外一個兵用劍口流出來的血，在自己脫下來的白襯衫上畫了一個紅卍字。打算藉此引起德機注意，早些來救他們。

挪威海關船看他們沒有願做俘虜的樣子，也不敢靠近岸，無精打彩地掉首他去，讓德國兵留在孤島上面。

未幾，眺見遠處有德國軍艦駛來。從炸成廢墟的挪威要塞的旁邊，兩艘水雷艇和掃海艇

蹴起白浪，迅速向此方駛來。

「救兵來了！喂，好啦！好啦！」岸上望見的人大聲歡呼。

大家都忘記了剛才的疲勞和苦痛。不久，摩托船靠岸，分批將島上的人運到船上。

等待着這批得救者的，是熱的濃湯和美味的食物。

這次的犧牲雖然不小，但是，奧斯陸終於在德軍掌握之中，挪威的守軍經不起德國軍艦和飛機的猛轟猛炸，已經退向內地去了。

「盡全力突入奧斯陸灣！」「勃留黑爾」號已經用它的巨體完成了這個命令，正如前次大戰時的那艘「勃留黑爾」號一樣。

被救的人員飽餐之後，紛紛安睡，身心俱疲的他們，不久就深入睡鄉。等到他們從酣眠中醒來時，第一個傳入他們耳中的消息，便是挪威的重要地點已在德軍手中的捷報。原來德國的空中運輸部隊在佔領奧斯陸市以後，繼續乘勝挺進，一路勢如破竹，建下極大的戰績。

六 傘兵大血戰

挪威作戰中德國傘兵的活動情形，大家恐怕還不大清楚吧。當時德軍所以能夠很容易地持湯侵入中部挪威的英軍，就因為德國降落傘部隊奇襲佔領邁巴斯的緣故。他們後來雖然為

了彈盡援絕，成爲挪威軍的俘虜，但是他們的活動，却予德國主力軍以莫大的便利。

這支傘兵，人數極少，連統帶他們的兩個將校包括在內，也不過六十一個人。他們在落下後四十八小時內，便被敵軍得悉。

在非常不利的狀況下，這支兵力微弱的隊伍，却佔領了濃霧四垂，岩石巖疊的地方，和兵力二十倍於自己，軍火極豐富的優勢敵軍相抗，血戰五日，切斷了可以決定戰事成敗的重要的英軍連絡線，妨礙邁巴斯·安達爾斯尼斯之間的英軍預定的進攻，使德軍的作戰得以按照計畫進行。

這支傘兵的任務，是盡量牽制敵軍的攻擊力，使友軍的主力可以乘隙打開一條突擊路。當時，他們所奉的命令，主要的目的是在設法阻止在安達爾斯尼斯上陸而進出於邁巴斯的英國部隊的進攻。

戰局很緊張，片刻不許猶豫。甚至要等天氣變好的餘暇也沒有。當暗雲低垂，風雪狂舞的時候，這支降落傘部隊所乘的陸軍機，便毅然出發，向北歐挪威的天空飛去。

奉命出發的部隊，將命運交託給上帝的手，在雲上飛了約一個半鐘點，穿過低垂的密雲，向下一望，中隊長的搭乘機距離目的地邁巴斯祇不過八公里模樣。於是決意降下。中尉和十個士兵，依次跳下飛機，落在山腹的這裏那裏，積雪沒到胸際。他們立刻將武器彈藥背

在身上，一步一步分開沒到胸口的厚雪，集合在同一地點。這樣一共費了一小時。

集合完畢，即開始向邁巴斯前進。途中，不意遇到一輛挪威的汽車。車上的人望見這批服裝異樣的士兵，立刻開足馬力逃去，但並沒有逃了多少遠，便被傘兵阻止了它的奔駛。

這一小羣傘兵繼續前進了約三、四公里時，天色已經垂暮，四周暮色蒼然。正在這個時候，他們遭遇最初的敵軍了。達、達、達、達……猛烈的機關槍追擊他們。一顆子彈貫通了中尉的大腿，啊的一聲，倒在地上。他的部下連忙將他抬到道傍的溝中，施以救急的手術。然後築起陣地，以防近在咫尺的敵軍進襲，等待不知幾時會在附近降下的援軍。這樣一來，從邁巴斯到南方的敵軍連絡是被切斷了。當天夜裏，鐵路也有好幾處被炸燬，於是火車也不通了。最初降下的傘兵，後來和一名將校及二十名士兵會合，士氣因而益盛。

靠着夜的昏暗之助，德國傘兵總算守住倉皇造成的陣地，和襲人的寒氣及不斷降下的大雪奮鬥。負傷的中尉躺在昏暗中，藉着白雪反映的微光，凝視着詳細記載附近地形的地圖，沉沉思索。怎樣才能完成自己的任務呢？如何才可固守現在的陣地呢？想了一會兒，突然掙扎着站起來，一瘸一拐地走了一圈，去看看他所命令的處置是否完全做了。

這天夜裏，中尉始終未曾合眼。

翌日黎明，派往邁巴斯方面去偵察的部隊，在歸途中碰到二十八名己方的傘兵，於是帶

他們一同回到陣地。據偵察部隊的報告，邁巴斯方面大約駐有一千挪威兵。這樣，對方的兵力幾乎二十倍於德國傘兵，武器彈藥當然也極豐富。如果昧然向這樣優勢的敵軍進攻，這不是等於自殺嗎？而且也違反了作戰的本來意義。因此，中尉決心用這合計六十一名的兵力，死守現在的陣地，盡可能地切斷對手方面的南北連絡。

X
X
X
X

正午前，挪威兵和英兵的混合部隊，曾從北方對德國傘兵部隊的陣地展開數次攻擊，可是一次也沒有得手。正午相近，他們又從南方進攻，當即展開猛烈的戰鬥場面，結果，他們反丟下三架重機關槍和許多彈藥。這些戰利品，對於兵力稀少的德國傘兵，實在是很受歡迎的禮物，大可以補充一下有限的彈藥。到了下午，他們更從北方進攻，六十名傘兵在這次猛攻下，堅守陣地，不肯浪費有限的槍彈，必定等到敵兵前進到槍彈的有效射程內才瞄準開槍。這樣一直支持到黃昏時分，德國傘兵的陣地仍舊屹然不動。但因眾寡懸殊的關係，這支些小的部隊終於被困在核心，形勢非常危急。南北兩方均已佈滿敵軍，一步也不能向汽車路上前進，而在東西兩側面，則是壁立的斷崖，行動的自由是完全無望了。

英挪聯合軍會幾次三番利用預備隊和滑雪部隊，企圖迂迴斷崖，解決這支負隅頑抗的德國降落傘部隊。

趁着夜色，德國傘兵的指揮官派出一小隊傘兵去破壞通往安達爾斯尼斯的鐵路。不久，這一小隊人空手歸來，報告長官稱，因為已被敵軍重重圍住，無法偷渡過去。

第三日的黎明降臨以後，對方的偵察隊不斷出來測探形勢。德國傘兵曾捉住好幾個敵方斥候兵，並且竄獲數輛車子。到了下午，對面的陣地上突然大礮怒吼，迫擊礮彈像雨一般落在德國傘兵陣地的左右前後，充分準備了的英挪聯軍又開始猛攻了。

德國傘兵的彈藥愈用愈少。天氣比他們降下時更惡劣。山德國機羣從空中補充彈藥食糧法，是沒有希望了。可是他們仍忍受對方的猛烈攻擊，拚死守住陣地。

不久，對面派來一個軍使，勸告德國傘兵趕快投降，不然的話，他們將大舉進攻。德國傘兵的中隊長當即斷然拒絕。他從軍使的話中，得悉英挪聯軍方面似乎已很明白德軍陣地的狀況，所以下令即刻變更陣地。

第四日晨，東方微白時，德國傘兵的新陣地是構築成功了。可是英挪聯軍還以為他們仍舊死守原有陣地，所以將火力集中在德國傘兵的舊陣地上。

第五日的上午，英挪聯軍集合多數野礮和迫擊礮，猛烈攻擊。礮聲隆隆，硝烟如霧。這樣猛轟之後，復用步兵衝鋒，但都被傘兵擊退。在雙方相持不下時，挪威軍又派了一個軍使來勸降。結果，仍然徒勞往返，未曾完成他的使命。

在外無救兵，內乏彈藥的孤立狀況中，第五日是過去了。接着就是第六日。這是最後的一天了。因為經過五日連續不斷的苦戰，德國傘兵所有的槍彈，幾乎完全用罄，至多祇够一日之用了。

這一日，從拂曉時分起，英挪聯軍就從四面八方向德國傘兵陣地猛撲。北方南方一齊進攻，並派滑雪部隊從兩側斜面偷進。德國傘兵陣地完全被他們的礮火截沒。到了正午，德兵連最後的一顆槍彈也射了出去。所有的機關槍，也有半數以上完全不堪使用。以幾十個赤手空拳的兵去抵擋械彈充足的軍隊，當然是不可能的。最後的時候是來了！他們將還可使用的

一切東西，竭力破壞。等到那日的傍晚，生存的德國傘兵終於成爲挪威軍的俘虜。

但是，他們數日來的苦戰並不是完全付諸流水的，因爲英國的挪威攻略作戰終於受到很大的影響，結果化爲泡影，在此以後不到數星期，英軍便撤退挪威。

七 戰車師團的進擊

黑夜行軍

「六小時以內完成戰鬥準備！」這樣一個命令，突然傳到全部戰車隊。它像野火一樣，

由駐紮着戰車隊的這村傳到那村。瞬息之間，全部完成了戰鬥準備。這時下午五時的事情。

「又是演習吧？」我們一齊如此猜想——不久，我們發覺是猜錯了。這次並不是模擬的野戰演習，而是真正開到前線去打仗了。大家又歡喜又悲壯，紛紛儘速向各方友人告別。

夜半十一點鐘，戰車隊堂堂向西方出發。沒有燈火，也沒有信號，在黑暗中嚴肅地踏上征途。

第一個目的地是亞亨。

許多輛的戰車魚貫地穿過汽車路，爬過鄉村道。履帶的摩擦聲和馬達的怒吼聲，驚醒了沿途睡熟的人們，慌張地起來窺探外面發生了什麼事情。對於操縱者，最要緊的就是如何在漆黑之中摸索前進。這是非常困難的事情，需要不斷的訓練，以及冷靜的頭腦和果毅的決斷。

子夜時分，到達亞亨近郊。在那裏休息了二時許，重大的命令下來了。

「戰車隊立即分成三隊，越過荷蘭國境。以全速力馳赴賣士的里支市的賣士橋。德軍降落傘部隊以佔據該橋為目的，預定在阿爾別爾運河降陸，我戰車部隊應迅速與之密切合作，同時確保賣士河及阿爾別爾運河的橋梁，努力使我軍今後的作戰有利展開。」

這是戰車隊應舉全力活躍的重大命令，同時也是進兵波蘭以來再度證實「最前線必有戰

車」的名言的絕妙機會。

進擊第一日

清晨五時許，我們已近荷蘭邊境。我們的頭上，大隊的機羣一路向西飛去。戰車隊分成三隊，開始進攻。我們的聯隊恰在左翼先頭。在撒姆列斯越過荷蘭國境，荷境的碉堡就用猛烈的機關槍火歡迎我們。我們第八中隊恰在最先頭，當即開礮還擊。未幾，荷蘭守軍即告降伏。我們衝過國界，路上處處有障礙物，都被重戰車摧枯拉朽地加以蹂躪，繼續用全速前進。最滑稽的是荷軍用斫倒的樹木堆在路上，並在這種障礙物後面築起機關槍巢。他們難道真相信我們的戰車是紙做的謠言嗎？他們以為機關槍可以被壞戰車，使它不能行動嗎？那真是荒謬之至的笑話啦！

沿途的防務大多很脆弱，其中稍強的幾處，也經不起戰車的猛攻，一下子就告屈服。我們推進到一條河畔，河上的橋梁已經破壞，非迂迴前進不可。荷軍隔河築起陣地。烏爾希雷加中尉所乘的大型戰車馳近河畔，開礮掃射對岸，荷軍的礮火不久即歸於沈默。其間，第一小隊出動尋覓迂迴路，從左方攻擊前面的荷軍，驅散他們。渡河之後，一路勢如破竹，越過格爾本山，進抵瑪爾格拉登。抵達此處後，我們不得不暫止了，因為有一條小河攔住去路，那邊祇有一座很狹的橋。如果一輛一輛依次通過這座狹橋，全體戰車渡過這條河就需不少時

間。這未免太討厭了。向四面一望，不遠之處還有一座木橋。這樣一來，不是可以分兩路渡河嗎？不過，我總直覺地感到那條路似乎隱伏着什麼危機。所以我向前方疾駛的戰車叫道：

「喂，小心些！那邊或有什麼危險哩！」

可是，遲了。我的杞憂已由事實證明。最前面的二輛戰車，忽然觸到地雷，被炸到半空中。但可怪的是車中的人員一點沒有受傷。駕駛一輛觸雷的戰車的克拉烏塞中尉，啐了一口，走下戰車，從事探索地雷的危險工作，片刻發見了五十二個地雷。於是我們才算平安無事地渡過小河。

其後，因為荷軍的種種妨害，我們的前進不得不時時暫停。好容易穿過了山岳地帶，賣土河流域的廣大平原便擴展在我們的眼前。在對面遙遠的地平線，連綿的山巒起伏如波。那就是荷蘭大防禦線的大支柱之一，擁有聞名的艾笨·艾梅爾要塞。我們恐怕在那處要遭遇猛烈的礮火吧。可是，艾笨·艾梅爾要塞竟沉默着不作一聲。這是什麼緣故呢？我們不明白那方面的狀況，無從加以推察。我們曾經預期會碰到相當抵抗的。現在既然沒有，當然最好。我們繼續挺進。不久，賣土的里光也映入我們的眼簾。這時，突然傳來三聲震天動地的巨響。荷軍在炸燬賣士大橋，以圖阻止我們的前進。八時半，我們首先馳抵炸燬了的賣士橋

畔，向對岸開火，掩護我方橡皮艇渡河的特殊部隊。對面橫側，便是阿爾別爾運河。我方的降落傘部隊和空中步兵部隊想必正在那邊苦戰，所以我們非快快趕去救援不可。然而實際上，阿爾別爾運河的重要橋梁這時皆已落入我軍手中，這全是空軍部隊強有力的援助所致。這時候，戰車羣的掩護射擊也已奏功，我軍的賣士河強渡作戰卒告成功。正午時分，我們已能與對岸的友軍取得連絡。附近一帶地方的荷軍，全部肅清。

這樣，對於我們，西方進擊的第一日是告終了。

艾笨·艾梅爾要塞是在我們未到之前被傘兵攻克的。賣士橋雖然炸燬，阿爾別爾運河的橋梁却全體無恙。賣士的里支已爲我軍佔領。各方面的作戰，進展都很順利。

戰車聯隊在上空飛機的掩護下，休息於賣士河畔的樹蔭下，我們開始談論前線的種種。晚上，大家都因疲勞之故，酣然入夢，祇有工兵隊連夜在賣士河上趕造橋梁。

第一次大戰車戰

三日以後，我們奉令大舉進攻擁有戰車部隊數師團之衆的敵軍。這是戰車對戰車的第一次大戰。

上午十時，我們在比利士境內，向列日要塞西北方的陣地出發。十一點鐘，我方礮兵開始射擊，作爲我們進攻的準備，在偵察機的指示下，猛烈向敵軍陣地及法國戰車所在之處轟

擊，村落樹林，悉成廢墟。十二點鐘，我方機羣突然出現，紛紛投下必中的炸彈。半小時後，空軍的任務完畢。但礮兵隊照常猛轟。十二點四十五分，戰車隊一齊開始後進。

展開於我們眼前的，是廣大的原野。上面，丘陵和狹路縱橫交錯，其間復張有無數鐵絲網，重重疊疊，密如蛛網。樹木經過礮火的洗劫，已七零八落。戰車羣橫越原野，衝過鐵絲網，穿越崎嶇不平的小路。馳行片刻，戰場的景色突變，映入眼簾的已非大原野，而是一叢叢的大小樹林和村落。通過這樣的場所時，因為不能一目瞭然，敵軍在其間大可埋伏，所以對於我們是非常危險的，幸虧我方礮兵預先加以猛轟，我們才能平安無事地通過這個地形險惡的場所。

開始前進以來，敵我雙方的戰車都未放過一槍一礮，所以我們當中很有一些人以爲今日也和往日一樣，可以兵不血刃地前進。不料，從梅爾特爾普方面，敵方的礮火突向我們的戰車羣射來，聲勢十分兇猛，我們的前進因而爲之一挫。

爲了偵察目前的狀況，我們暫停前進，架上望遠鏡，細觀前方。法國戰車遍野而來，他們向我們挑戰啦！這是很明顯的。於是淒淒壯烈的激戰開始。我方戰車聯隊以半圓陣包圍梅爾特爾普，猛烈攻擊，對方也以同樣兇猛的火力反攻。一時之間，雙方相持不下。敵軍雖然時時變更陣地，却未受到多大損害。裝着巨礮的我方戰車，在短時間內迄難造成預望的效

果，因此我們決心深深突入梅爾特爾普左方。堂堂的戰車聯隊，組成鋼鐵似的陣形，逐漸佔據地盤。但法國戰車隊也不甘示弱，利用僅有的間隙，放棄梅爾特爾普村，企圖攻擊跟在我們後面的步兵部隊。至此，兩方的戰鬥越演越烈，展開可怖的大血戰。

我方戰車第一部隊立刻看破對手的用意，突入敵軍側面，一下擊燬敵軍戰車八輛。我軍士氣因而益旺。當第一部隊開始攻擊敵軍側面，演出血戰時，第二部隊也實行正面攻擊。數分鐘後，我軍已明白對方的弱點所在。法國戰車的裝甲非常精巧堅固，有時更比我們頑強，但其行動缺乏統一，而且緩慢，作戰時彼此的連絡亦欠圓滑，因此不能盡量發揮本身的性能。

對方已有生力軍加入了。戰況越來越劇烈。我們奮勇迎擊。戰場塵烟瀰漫，雙方的戰車縱橫馳騁，忽前忽後，忽進忽退。突然一輛法國戰車抄到我們後面，我們趕快轉灣，避過它的礮擊，掉轉身來，猛烈向它攻擊，使它起火燃燒。戰够多時，終於給我們肅清了戰場上的敵軍。但是向前一望，那邊貯水塔附近又有新的敵方戰車出現，其數約二倍於剛剛擊滅的部隊。在我們左右的聯隊，這時又展開苦戰，一時頗難前進，僅能攔阻對方的推進而已。並且彈藥也漸漸缺乏，不得不節省地使用，一顆礮彈也不敢浪費。而且，我們無論如何不能等他們來攻擊我們，所以在稍憩之後，第二部隊便開始進攻貯水塔附近的敵軍。這實在是非常困

難的攻擊。我們必須在對戰車礮的猛烈礮火下，穿越大平原，攀登敵軍所據的高地。他們躲在護密的樹蔭下，頑強狙擊我們，打算以逸待勞，居高臨下。

我們第五分隊隊長勒克沙德中尉並駕齊驅，在中隊的前面，繼續挺進，用全速在大平原上狂奔，直向高地撲去。當我們突入高地時，忽然受周圍殘敵的集中射擊，他們集在一塊，拚死抵抗，但終被我們驅散，紛紛落荒而走。

當我方戰車隊好容易佔領了高地後，我在某處停下戰車，揭開車蓋，探身環望周圍。不料前面的樹叢內隱匿着一輛法國戰車，礮口向着這方；似乎要向我開礮。在這間不容髮的當兒，我趕緊見機縮回車內，立即瞄準它，預備給它一個重大的打擊，誰知機關礮突生故障，子彈一顆也射不出去。這時，敵軍戰車倒老實不客氣地向我們猛射，一彈命中了我們的馬達，馬達立刻停止，我們所乘的戰車隨即不能行動。真是禍不單行！我祇得督促部下，趕緊設法查出機關礮的毛病，以便修理。敵方的礮彈對於我們這輛不能轉動的戰車，狂掃過來，簡直顆顆命中了我們的戰車。啊喲一聲，通信兵中彈倒下，受到了很厲害的創傷。我們的機關礮，依然卡子，沒法修好。這樣，我們祇好束手忍受對方的攻擊，無法還擊一下。突然，又有一顆命中彈打穿了油箱，易燃的汽油便熾烈地燃燒起來。非放棄它不可了。打開車蓋，在彈雨下，和射擊兵設法抬出通信兵，移到戰車後面。這時，對面戰車上的礮火雖有已燬的、

戰車擋住，但來自左右兩方的機關槍彈却密如連珠，所以仍須設法退到一個更安全的地方去。我們困難地匍匐後退，爬到雜草叢生的凹處，伏身其中。

這個時候，烏爾希雷加中尉所駕的戰車，望到我們的狼狽樣子，遠遠趕來救援。在他的戰車剛要開礮時，敵方那輛戰車却先下手為強，對準烏爾希雷加中尉的戰車猛射。剎那間，烏爾希雷加中尉的戰車也遭遇和我們一樣的不幸命運，冒出熊熊的火焰，車中的人員紛紛跳出戰車，避入附近的樹蔭中。這時，我方的戰車圍集攏來，將集中礮火傾注在那輛攔悍的法國戰車上。不久，它被礮彈打得七洞八穿，彷彿一個蜂巢，終被紅赤的火燄吞沒，化為灰燼。

我們爲了取得絕對的勝利，必須補充彈藥和燃料。可是，我軍後方的情況如何呢？我們是無從知道的，因爲挺進過速，在最前線的我們已和後方失去連絡。爲了取得必需品，我們的聯絡隊派遣一隊輕戰車駛回後方。餘下的重戰車聚在一起，向西列成礮陣，士兵們則在窪地稍事休息。但敵方的礮擊依然繼續不停。這實在是沒有法子的事情。最後，我們決計使它沉默，派畢斯泰中尉率領第三中隊，直撲強特命敵陣。畢斯泰中尉得到偵察車的援助，衝過危險地帶，突入強特命，經過短時間的血戰之後，俘虜敵兵四百，奪獲戰車五輛，對戰車礮四門，於是這方面的敵軍歸於沉默。

不多時，派往後方去的輕戰車滿載而還，我們取得了新的補充的彈藥和汽油以後，勇氣百倍，意氣揚揚地再向前方推進。一路順風，毫無阻礙地直抵拉米由。到達該處時，已是暮色蒼然的傍晚。沿途，我們看見許多敵軍遺棄的破殘戰車，有些還餘燼未熄，繼續冒着烟，有些被礮彈轟去了半升。

這樣，五月十三日戰車對戰車的大決戰，我軍是完全勝利了。在這一戰中，我們擊燬了五十三輛敵方戰車。

狄伊爾陣地爭奪戰

夜很短。

——尚未破曉前，我們接到了新的攻擊令。據我方無休無止的偵察機報告，在狄伊爾陣地十公里前方的貝爾別茲，敵軍築有大規模的戰車防禦工程。這是他們的第一道防線。新的攻擊令就是命令我們突破這道防線，進攻狄伊爾陣地。

從拉米由出發前進以後，簡直不會遭遇什麼抵抗，敵軍一碰也不開，祇是佈有連續數公里之長的鐵絲網，以及深巨的戰車壕。因而附屬戰車隊的工兵隊大事活躍，將這些障礙物一一破壞，開闢可容一輛戰車通過的狹路。可是這樣也費了我們不少時間。戰車隊通過這些障礙物以後，又碰到許多塹壕，但壕溝內並沒有一個敵兵，祇有遺棄的軍械彈械。更進，路上

有許多破損的車輛堆積着，我們於是不得不暫停，進行清道工作。這時，有五、六架敵方轟炸機向我們攻擊，但我們並未受到損害。法國轟炸機攻擊了一會兒之後，匆匆飛走。不料那時突然從左方的森林中擁出敵方的戰車羣，向我方展開攻勢。我軍以第一部隊與它交戰，未幾即佔優勢。其間，因勞黑德上尉所率的一隊已經佔領瑪爾普爾勃，所以我軍的立場更加有利。正在酣戰之際，誰知敵軍的戰車一小隊埋伏在丘陵的凹地，潛近我方工兵隊，突起攻擊。指揮這支工兵隊的克拉烏寨中尉，對於這種意外的急襲，一時實在想不出妙計。部下都是工兵。怎麼辦呢？幸而備有小型的對戰車礮，權且拿來抵擋一下。克拉烏寨中尉安閑地站在對戰車礮的旁邊，像平常的演習一樣，沉着應付。可是所攜的礮彈不多，未幾，僅僅剩下兩顆礮彈了。敵方的戰車雖已被燬四輛，但敵軍指揮官所乘的戰車依然無恙，正帶領着殘餘的四、五輛戰車執拗地衝過來，區區兩顆礮彈，無論如何也對付不了五、六戰輛車。怎麼辦呢？克拉烏寨中尉決意將其中一顆礮彈牽送敵方戰車的指揮官。轟然一聲，礮彈擊中了那輛戰車的下部，將它炸到半空，其餘的戰車一看風色不對，紛紛倉皇鼠竄。

到了正午，向狄伊爾陣地開始攻擊的時機是成熟了。狄伊爾陣地為防守那慕爾要塞的要衝，大激戰的展開，是可以預料的。這個陣地如歸我軍之手，敵方將受到決定的打擊。因此，舒洛泰少校命第二部隊先行，全體向北進發。

我軍的左翼是第八中隊，右翼是第五中隊，第六中隊則位於中央後部，向狄伊爾陣地展開攻勢。當我們的戰車一出廣闊的國道，立刻遭受敵方礮兵的猛射。統率第八中隊的別爾格中尉，帶領所部，橫越國道，馳入路旁的凹地。不料凹地上滿是防戰車壕。第八中隊的戰車是落在陷穽中了。那方的小碉堡中，敵軍以熾烈的礮火攻擊他們。因此，我們非先救出第八中隊不可。第六中隊於是奉命出動，向敵開礮，採取將前面的敵軍全部驅向右翼的作戰法，可是要將敵軍完全隔在右翼，必須有重礮的掩護射擊。然而此處戰場的地形頗險，重礮殊難活動如意，要想礮兵跟在戰車後面一同前進，簡直沒有可能。所以旅團長不得已下令兩個戰車聯隊等到下午再開始攻擊。爲使敵方不注意我軍的移動，由第六中隊擔任轉移敵軍注意力的工作，使他們開放全部大礮，集中礮火於愛拿裘村。這個作戰非常成功，我們的部隊密集地移動。在午後攻擊以前的一瞬間，敵方的礮彈又如雨一般紛紛落下。正如前次大戰時，法軍的礮擊，在起始的時候，命中率非常好。在旅團長和聯隊長們聚在一起的時候附近，也落下兩顆礮彈，幸而在場者都奇蹟地平安無事。敵方的榴彈不絕地射過來，我方受到相當的損失，有些戰車離開了戰列，有些戰車中彈起火。我軍在敵方猛轟稍止時，也從後方調得礮兵，加入應戰，未幾便將敵方的礮火壓倒。

下午的攻擊，準備本已完成，不料由於敵軍的礮擊，受到相當損害，爲了整理起見，攻

擊不得已再延期到明朝。晚上，敵軍又開始礮擊，我方的礮兵也不遑休息，立即回禮。我們將戰車置在大彈穴內，潛身車下，在礮聲隆隆之下，安然就寢。靠着戰車的蔭蔽，在彈穴內平安渡過一夜。

翌晨，攻擊開始。先由礮兵向敵軍陣地盛行礮擊，繼以急降下轟炸機投擲炸彈。在我們前面的敵軍，是兩個師團的摩洛哥兵，他們潛伏在戰壕內，頑強抵抗。敵彈集中在第四中隊，該隊已有多輛戰車中彈起火。哈諾根少尉的戰車也被命中，發生火災。少尉跳出戰車，行未數步，一顆子彈貫通了他的胸部。我方戰車羣的司令部，在激戰方酣的時候，出陣指揮，由於礮火的猛烈，高級將校受傷者很多。艾別爾巴哈中校所乘的戰車，在戰車聯隊的最先頭，指揮聯隊的行動，受到對方的集中礮擊，幾乎以身殉國。旅團長的戰車也受到無數的命中彈，起火焚燒，車上的乘員拚死將負傷的旅團長從火焰包裹的戰車中搶救出來。

血戰多時，我方戰車隊重振旗鼓，再衝到鐵路附近，企圖越過鐵道線，但敵軍拚死力抗，用猛烈的彈藥阻住我們的前進。喬治少尉的戰車也是前進被阻的戰車隊中的一分子。喬治少尉光起火來，帶着車上人員，一齊跳出車外，手中握着手槍和手榴彈，衝到敵軍近旁，發一聲喊，瘋狂似猛撲過去，結果竟驅散了敵方的一組對戰車礮隊。

這個時候，卡畢修凱軍曹也不耐困守戰車內，一躍飛出自己的戰車，向敵軍肉搏。敵兵

看到他的瘋神似的兇猛舉動，不禁氣萎，簡直有些倉皇無措。這樣一來，由於喬治少尉和卡畢修凱軍曹等的勇敢衝鋒，敵方的防禦線頗有被突破的可能。不料一顆槍彈飛來，恰恰貫通了卡畢修凱軍曹的胸膛，這個蠻勇的壯士就此嗚呼哀哉。和他一同奮戰的戰友，看到軍曹的悲壯戰死，攻擊不覺稍息，於是敵軍乘機再行填塞快要殺開血路。這真是可惜之至的事情！

正當第一部隊在鐵路沿線與敵交戰時，第二部隊待機於國道背後，相機出擊。敵軍似乎深知此線一旦崩潰大勢將難挽回，所以用排礮在我軍第一部隊的背後作成彈幕，因此其他聯隊的前進活躍差不多全被阻止，第二部隊也陷在礮火中，不得不時刻變更位置。結果，我方不得已祇好中止攻擊，決意將火線上的戰車撤回。在攻擊中突然收軍，不但影響士氣，而且一度離弦的箭，要收它回來也是十分困難的。可是，久經訓練的戰車隊却克服種種困難，依次遵令退却。凡自己不能行動的戰車，則由其他戰車曳着回來。有幾輛則由士兵們在彈雨下合力拖回。

離開戰場後的我們，決計不能再回到原來的場所，因為由於過去廿四小時的經驗，敵軍必定可已明白我方戰車的配置場所，如果我們再回原處，晚上或許會遭礮擊的。根據這種理由，我們悄然集結於某大森林的背後。

翌日午前，我們正在忙碌地檢查戰車的機件，添加汽油，補充彈藥時，忽然傳來一個可

喜的消息，據說前兩天遭受我方猛烈攻擊的法軍，已經於晚上悄悄退却，放棄了狄伊爾陣地。他們爲何突然實行全線總退却，一時無從明白。

未幾，司令部的命令下來，叫我們準備開始追擊。這次由別的聯隊打先鋒，因狀況尚未明瞭，所以該聯隊屯於拉湯佐的大平地，等待以後的命令。

法軍大約企圖隱蔽退却的事實，阻止我軍的追擊，這時又派許多飛機來轟炸我們。我方的高射礮和空軍立即起而應戰。我們恰在待機中，仰首遙望空中的激戰。不久，法國機羣就被我方驅散。

據先頭部隊的報告，追擊未能依照預定計畫，遲遲難進，法軍到處佈下防線，負隅頑抗，而且天色業已薄暮，祇得暫停推進，決定明日以本隊追擊。

第二日晨，我們的聯隊通過兩日來的激戰之地——鐵路沿線。戰場上殘留許多大大小小的彈穴。更進，抵達人去壕空的摩洛哥軍防地。他們所築的陣地實在巧妙，防禦礮的偽裝也很神巧。看到這種情形，回想過去數日間的苦戰，更覺慄然。未幾，狄伊爾陣地亦映入眼簾。附近有無數法軍遺下的戰車，對戰車礮和各種口徑的大礮，步槍等更不知其數。

這日，我軍司令部發表如下的公報道：

「重要之狄伊爾陣地，業經我軍勇猛之戰車隊攻陷。」

從松布爾河到瑪倫河

其後數週間，我們彷彿是追趕野兔的獵犬，追擊又追擊，宛如風掃落葉。我們匆匆突破各地，深入法國境內。

渡過松布爾河，突破了魏剛防線。在桑剛坦南方的蒙德庫爾休息兩日。第二日晚上，我們的聯隊完成了以後的最大追擊的一切準備。當夜即行出發。迄今的晴朗天氣，這夜突然變相，降起傾盆的大雨，而且愈下愈起勁，終夜未止。

對於戰車，降雨實在是最令人困惱了。本來，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從戰車前面的狹縫向外面張望，便已很難看得清楚，到了晚上，更難窺個明白。雨夜尤其討厭，簡直看不清道路上的東西。因此，戰車在黑夜馳行固然已經很不容易，但在下雨的晚上前進，更不知困難到幾倍。我們整夜與煙霧似的雨奮鬥，好容易掙扎到黎明。這時，我們得到二十分鐘的小休止，士兵們雖很疲倦，但仍不能假寐片刻，因為他們必須充分調整戰車，以便二十分鐘後前進的命令一下就可繼續前進。

車過索華梭時，時已正午，在那邊我們又休息了若干時間。我和馬格德中尉偷閑去看當地的大禮拜堂。教堂周圍的房屋，和上次大戰時同樣，蒙受相當嚴重的損害，但聞名的索華松大禮拜堂却安然無恙，祇有一地窗上的玻璃被七·五糧的榴彈擊碎。走入內部去參觀，許

多美術品的前面，都高堆砂袋，以防被損。實際上，一樣東西也未破損。

我們的聯隊再繼續前進。行軍比以前困難多了。本來在士兵雜沓的路上馳行，已相當費事。這時更須夾在正在行進中的步兵師團當中。步兵的目標是渡過瑪倫河。我軍現已佔據瑪倫河的兩岸。工兵隊且已架起橋梁了。

道路上擠滿士兵，我們的戰車畢竟難以擡腳其間，不得已祇好讓開大道，在沒有路的地方爬。雨照常不停地下着。我們小心地一步一停地通過了瑪倫河上的橋。在泥濘的地上困難地爬行。後面，各種部隊絡繹不絕地渡過瑪倫河，向前進發。敵軍連影子也沒有一個，祇聽得遠處傳來的隱隱約約的礮聲，使我們可以察知法軍的退却方向。

我們繼續前進了一整夜。八點鐘時，天色大明，我們也得到一次小休止。添上燃料後，大家隱身塹壕內。全身簡直疲倦得失去了知覺。可是，在這辛苦的夜行軍之後，我們仍不能長久休息，爲了急急追逐，使敵軍完全失却抵抗的力量，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在中途停止的，即使身體非常疲乏。

八時半，再開始追擊。第一部隊先行。第六中隊接到第二部隊的特別命令，匆匆疾駛，掩護全師團的左翼。此項任務由柯塞爾中尉擔任。這是非常重大的工作，因爲敵敵如果側擊我們的左翼，全體戰車隊的前進將受極大的妨害。

第六中隊急速突進。在蒙米雷附近，追越我們前面的部隊，於是向左轉，徐徐攀登高地。到達某村時，柯塞爾中尉所率的第六中隊，不得不在附近暫停，因為用這樣一小部分戰車冒昧和敵軍交鋒，倒底不是上策，所以想和本隊取得連絡，但這時第六中隊和聯隊本部相距已遠，而且無線電收發機的力量又弱，殊難收得長官的指令，長久停住不進，又恐貽誤軍機。柯塞爾中尉沒法，祇好穿過這個村莊再說。正當先頭的戰車想駛過並立的房屋時，突遭機關槍和野礮的迎擊。第六中隊於是展開戰鬥隊形，向敵軍的射擊應戰，重戰車的礮口吐出榴彈。未幾，敵軍無心戀戰，紛紛退去。第六中隊急忙追趕，擊燬敵地一輛偵察車，佔領小村，繼續追擊敗退的殘兵，肅清附近的地方。

爲了完全做到側面掩護的任務，還得佔領村後的高地。第六中隊先頭的戰車抵達那個高地時，望見六、七百米外有一條大路，路上塞滿法軍，有騎兵，有機械化部隊，有軍用卡車，有裝甲偵察車，也有戰車。他們正在移動，但是漫無秩序。第六中隊當然不肯坐失良機，趁他們不會防備時，猛然開礮轟擊。他們受到意外的襲擊，秩序更亂。這時，二輛法國戰車爲了挽救己方的敗戰，奮勇衝過來，但經不起重戰車的嚴重打擊，一輛瞬即起火，其餘一輛也避入附近的森林中。其餘的法軍乘隙逃得無影無蹤。殲滅戰於是告終。第六中隊在高地上築起陣地，在道路上埋下地雷，敷設障礙物。這樣，柯塞爾中尉的任務已用最好的方法

完成了。

瑪克洛奈之戰

其間，我們的聯隊繼續向蒙米雷前進。該地背後的瑪克洛奈，今晨我方友軍會在那邊大打勝仗。我們駛過瑪克洛奈，散開隊伍，用所有的窪地、樹叢、丘陵等作掩護，向前馳行。第一部隊在丘陵間急速先行，不久來到瞭望不便的地方，於是停下來偵察四方。跟在後面的我們，始終和他們保持適當的距離，以便有什麼意外的襲擊時，可以趕上去救援。這時，四周是靜悄悄的，彷彿來到無人之地。誰知第一部隊爬上某高地，擬通過右方的村落時，突然從側面受到對戰車礮及野礮礮彈的襲擊。我們馬上展開隊形，發揮戰車礮的威力，撲滅對方的礮火，衝過防線，繼續前進。不久忽又邂逅法國戰車羣，展開大戰。自從梅爾特爾普戰車戰以來，我們已經知道如何肉搏法國戰車，如何擊燬裝甲堅厚的法國戰車的方法，所以頗有殲滅他們的自信。果然，經過短時間的接觸，他們便受到很大損失，紛紛退去，不敢再戰。小憩之後，再行追擊。時已下午六點鐘。我們的目的地是塞仗奴。這次由我們的聯隊開路，沿途未遇抵抗，直達塞仗奴。它是一個位於盆地中的市鎮。附近的汽車路，工程尚未完竣。第二部隊循此路前進，追擊向那方退去的軍隊。

一方面，聯隊司令官率領幕僚進入市內，住民似已逃避一空，連一個人影子也不會看

見。誰知行抵火車站附近，忽然發見那邊停着三輛法國戰車。這可糟了，司令官所帶的戰車羣偏偏都是小型的，備礙也很貧弱，並沒有破壞這種大戰車的力量。怎麼辦呢？雙方的距離已很近，如果退却，恐怕也來不及。沒有法子，祇好硬着頭皮碰運氣，先向對手開敵，虛張威勢。不料那三輛戰車一看見我方開火，便如驚弓之鳥，匆匆逃去。

第二部隊更向前進，捉了許多俘虜，並奪得飛行場。這時，第一部隊也佔領了塞仗奴南方的火車站，沒收了一列未及開走的火車，上面滿載物品，這是很不錯的戰利品。

這樣，我們的聯隊是全面佔領了塞仗奴市。友方的各部隊逐漸從各方面會集攏來。不多幾時，我們的後續部隊趕到，於是將塞仗奴交給他們，開始再向前面繼續乘勝挺進。

進兵塞納河

我們離開塞仗奴之後，一路向南疾馳，沿途捕了許多俘虜。連續行軍廿四小時，一點不會休息。下午六時半，又接到命令，叫我們不斷追擊敗兵，奉令之後，也顧不得身體的疲勞，一直緊緊跟在敗退軍隊的後面，衝到巴爾彭。

是時，第一部隊因竟日和法軍交戰，彈藥快要用完，所以由我們替代他們打前鋒。聯隊司令官在我們出發前，嚴肅地將重大的命令交給我們，吩咐我們說：

「突進塞納河，佔領瑪爾希里橋，守住洛密里！」

這個任務非但重大，而且很不容易完成。據艾別爾巴哈中校說，我軍司令部對於取得還未損壞的瑪爾希里，特別認為重要，因為越過這座橋，我們的大軍便可長驅直入，此橋如若破壞，未來的作戰計畫便要大受影響。如此說來，我們已無暇對付沿途的零星法軍，祇是前進，一直前進，以期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抵達塞納河的瑪爾希里橋，加以佔領。

路途尚遠，時刻已是黃昏，而且又下起雨來，不久更成爲大雨，天空彷彿旋開自來水龍頭，地面上積水數分。我們的計畫難道要化爲泡影嗎？或許這陣大雨反有助於我們呢！

我們小心避免被敵軍發覺，風馳電掣地通過有敵軍蹤跡的地帶，在大雨中不休不止地疾馳。夜色漸濃的時候，我們已抵達瑪爾希里的市街附近。和當地的守軍略一交戰，便驅散了他們。夜裏十點鐘時，我們開入瑪爾希里的市街，那裏知道還有殘餘的法軍躲在房屋內狙擊我們，於是激烈的巷戰展開。但我們在肅清街上的殘敵時，一方面先派馬格德中尉率帶一部分戰車趕到瑪爾希里橋畔去，希望能够儘早奪取該橋。

片刻，馬格德中尉的無線電報告來了。

「橋梁無恙。通路完全阻塞。戰車通過，目下甚難。而且敵軍或已裝有炸橋火藥，橋梁何時炸燬，殊難得悉。塞納河對岸，敵軍設有機關槍巢及野砲陣地，偽裝甚巧，現橋梁及附近一帶，皆被敵軍十字礮火控制，故我戰車隊不能前進。請速派兵增援。」

但是，不論怎樣，這座橋總得收入我們的掌中。看情形除出組織敢死隊冒險奪取之外，已無別的辦法了。於是迅即下令，戰車隊員瞬即組成一支敢死隊，向瑪爾希里橋挺進。同時用重戰車列成礮擊隊形，向對岸猛轟，掩護進攻。守軍想不到德軍會在這種大雨滂沱的深夜衝到此地，受到礮擊後，倉皇應戰。當我方戰車礮漸使對岸的機關槍沉默時，馬格德中尉就帶領敢死隊衝鋒，同時第一部隊的舒德夫少尉和聯隊副官古第梁中尉也各率健兒殺到橋畔。這時，聯隊司令官站在臨河的一間民房前，眺望部下的勇敢攻擊。

敢死隊勇敢地衝到橋上，跳過重重的障礙物。馬格德中尉走得最快，其後跟着兩個下士官和舒德夫少尉及古第梁中尉，不顧危險，奮勇當先。戰鬥達到最高潮。我方重戰車盡力用機槍重礮壓迫敵軍。重礮的狂吼聲，手榴彈的炸裂聲，震天動地。河的兩岸，火光閃閃。

橋梁或許在這時候會得轟隆一聲爆發起來也未可知哩！

四個勇士衝過了橋，它還不會爆發。古第梁中尉跳到對岸，馬上把手榴彈丟入附近的塹壕中。馬格德中尉也將手榴彈擲向對戰車礮，舒德夫少尉等也解決了附近的機關槍，但敵彈仍如雨降，舒德夫少尉旋即受傷倒地。可是，這次決死的奇襲是成功了。敵軍雖在橋上裝好炸藥，却因我方的攻擊太快，來不及將它炸燬，因此保全了這條重要的橋梁。

這時，戰車隊先頭的一輛戰車開始出動，去援助在對岸苦戰的敢死隊。橋上堆着的許多

障礙物，使戰車不能暢通無阻，祇好曲曲折折前進。其餘的戰車也跟着過橋，大發神威。

這樣，瑪爾希里橋是奪來了，但殘餘的守軍並未逃亡，依然死守沿河的房屋，竭力抵抗。有一個法國負傷的士兵，直到最後還握住機關槍的槍機。雙方軍隊拚死力戰許久，德國戰軍隊終於逐步擴大地盤，肅清附近的各個機關槍巢。

穿過森林的路上，滿置急造的障礙物，通行雖然不便，我們的前進却未因此遲延多少。我們渡過塞納河後，更佔領了兩座橋。傍晚，攻抵洛密里。當地人民大半還不知道德軍的進展會如此快速，看到我們時，都嚇得目瞪口呆。當地未及退走的法兵，知道抵抗已來不及，祇得束手就縛。未幾，各隊陸續到達。在嚴密的戒備下，我們總算在辛苦了三十六小時以後，得到一個稍長的休息機會。

翌日，我們的聯隊因為奪取塞納河重要橋梁的大功，幾個出力的指揮者都獲得鐵十字章。馬格德中尉得到鐵十字騎士勳章，我也倖獲得鐵十字第一級勳。但勇敢的馬格德中尉不久就在某次戰役中陣亡了。回憶我們兩人過去的交情，實在令人不勝悲悼！

八 華爾哈芬奇襲

在我們出發以前，這樣的事情是沒有經驗過的。能够有那樣愉快的一次飛行，真是連做

夢也沒有想到過。

向西方荷蘭飛行的我們這大隊的任務，是在佔領鹿特丹的飛行場華爾哈芬，並加以確保，以待後續的空中運輸部隊，同時，佔據橫跨賣士河上的鹿特丹的賣士大鐵橋，一直堅守到地上部隊到達該處時。

接到這個命令時，是昨日的黃昏。當時，士兵們一聽到要出發去打仗，都高興非常。晚上，我照例去巡查士兵的寢室。在激戰之前，理應充分睡眠，我想他們大概全部睡熟了。不料走去一查，竟有許多人還未睡。

「你們幹嗎不睡覺？」

「報告上尉，我們自己也不知道，大概是過分愉快的緣故吧，所以……」

聽到這樣的回答，實在使我有些生氣，但也感到部下的天真可愛。我不忍過分嚴責他們，祇將激戰前的充分休息非常要緊的道理，再對他們說一遍，叫他們快快安心睡覺。

x
x
x
x

我們現在向邊境飛去，但還在德國的領空內。像這樣雄偉壯大的光景，我們還是第一次看到哩！盡目力所及，在我們上下四周，都是搭載着降落傘部隊的運輸機。後方，太陽剛離地平線，送來溫暖的日光，照在我後面的士兵身上。他們專心一意地望着窗外。

他們是那樣結實壯健，紅潤的臉上覆着光亮的鋼盔，額上緊緊扣住鋼盔的紐帶。一切都準備齊全，隨時可以跳下去。不過，那樣的時期尙未來哩！

依照地圖上的記載，我們這時應該已到邊境上了。俯瞰下方，雖然望不見明白的國界標幟，但也可以知道是荷蘭的邊境了。在遙遠的下方的地面上，這裏那裏，有什麼東西在晨曦下閃閃發光。那是什麼東西呢？

「喂，荷蘭高射礮！」一個士兵望了片刻忽然叫道。

這時，炸裂的彈煙也看到了。可是，我們一點沒有蒙受損害，大家不覺悠然喜笑。

飛機繼續前進。下方的一條水流映入我們的眼簾。河上有兩座橋，一座是鐵橋，一座是普通的橋。突然，橋上湧起火柱，其後便是濛濛的黑烟。等到烟霧消散，兩座橋連影子也沒有了。噢，奇了！炸燬了嗎？是荷蘭軍？大概下界也感到戰爭已經開始了吧！

左下方是什麼？

士兵們都向窗外望。

敵？友？那邊不是有一羣飛機向這裏飛來嗎？漸漸近了。啊，原來是德國亨克爾「H II」一一一快速轟炸機。這時我們更覺得開懷。本來我們的機羣已遮蔽半天，現在有了這些轟炸機的編隊，愈使我們感到力量雄厚。在日光下，銀色的機翼耀眼奪目，一瞬間，轟炸機羣

已超越我們前面。真快哪！它們好像被橡皮條彈出去一樣，轉瞬就飛得無影無蹤。不久，在我們左右兩側和下方，又連翩飛過了梅塞修密脫戰鬥機和驅逐機。

遠方，飄上稀薄的烟。須臾，我們得悉此方的轟炸機已開始活動了，不禁拉開嘴巴笑。華爾哈芬飛行場已在眼前。到了，我們的目的地！同時，聽到蓋過了飛機引擎聲的高射礮的怒吼。地面上，火光閃閃，荷軍的防禦礮火在拚死活動哩！接着機體發出什麼東西折斷破裂似的聲音。士兵們這時都驚慌起來了，已沒有一個人再能够笑了。

事情越來越險惡啦！

在這樣緊張的時候，祇有「降下」的命令才可解消這種狀態。老實說，當飛機被高射礮彈碎片打成篩子一樣時，究竟不是什麼有趣的事。

噢，命令爲什麼還不下來？

「降下！」等呀等，降下的信號終於來了。

我們依次跳下飛機。從我上面落下來得士兵們，大聲將目力所能看清的地面上的狀況報告我，因此對於下方的狀況我已大概了然於心。並且知道防空礮火是從飛行場周圍射出來的。荷軍爲了防守本國重要的飛行場，似乎駐有相當強大的重兵。

我們的降落傘像一朵一朵碩大無朋的白花，慢慢降到地面。着陸時，很有一些滑稽的事

情發生。據說我的部下，有一個人恰巧落在一隻吃着草的牛背上，那隻牛大吃一驚，拔起腿來就跑，將他摔了一個大斛斗。

着陸之後，我們馬上敏捷地拾取機上丟下來的武器，一同速步向飛行場衝去。我立在飛行場旁邊一塊較高的地方，眺望部下襲擊敵軍。荷軍的猛烈射擊，由於突如其來的短兵急攻，竟無所施其技倆。這時，手榴彈的炸裂聲，彷彿鞭撻，其間還夾着猛烈的機關槍聲。

眺望間，我知道自己的部下大多數降落在飛行場極近的地方，心裏非常欣慰。他們所用的武器是手槍和手榴彈，完全是宜於白刃戰的。這時，那方的一個碉堡中，仍用機關槍猛烈掃射。那是一個很重要的地點。因此，我很替部下擔心事。忽然，有兩個士兵飛上那座碉堡，勇敢地從碉堡的槍眼裏用手槍和手榴彈向內攻擊，終於將它攻陷。

經過三十分鐘的壯烈血戰，飛行場就落入我軍的掌握。

其後，查明守衛這個飛行場的荷軍，共有步兵一大隊。此外還配有四個高射機關槍陣地，各擁機關槍四架。另外還有擁有七·五種斯各達礮四門的礮兵中隊，以及四輛裝甲偵察車。

飛行場是在我們掌中了。場上已經沒有一點障礙。不久要來的空中運輸部隊，可以自由地着陸。祇是斯各達礮的陣地仍在頑抗中，不時向此處開礮轟擊。無論如何非解決它不可。

當我正欲離開飛行場時，一架德機飛了下來，我立刻暫停前進，向飛行員揮手，於是他就把飛機停在我的汽車附近。看到這架着陸的飛機時，我突然想到一個妙計。我先向飛行員問道：

「你的飛機上還有充分的燃料嗎？」

「作什麼？」飛行少尉反問我說。

我打開地圖，將荷軍的礮兵陣地所在指給他看，並將地圖交給他。

「你如肯到那邊去來一下低空飛行，恐嚇恐嚇荷蘭礮兵，那就感激不盡了。」

「好呀，這算什麼呢……」

少尉立刻跳上飛機。他在上空盤旋了一次二次，似乎是在找尋目標。不久，飛機便向荷軍礮兵陣地突進，同時傳來清晰的機關槍掃射聲。荷蘭礮兵這時恐怕非躲到掩護物後面去不可吧。正當飛機實行掃射時，我的部下也同時從地上進攻，用輕機關槍和手榴彈集中猛攻，不久就佔領荷軍最後的陣地。

離開飛行場稍遠的地點，還有若干殘餘的荷軍蟠踞着。我於是將被俘的飛行場守衛司令喚來，命他前去招撫那些部隊，以免無謂的流血。他滿口答允，立誓一定回來。可是，他去了以後，就不再歸來了，因為當他向那些荷軍的陣地走去時，他們誤認他是德軍，開槍射

擊，結果了他的性命。

空中運輸部隊應該來啦！爲何還望不見影子？其實呢，因爲掃蕩飛行場敵兵的工作完成得意外早，這時距離預定時間還有許多時候；不過我已等得心煩起來了。

時光還不過是清晨。在這個時候，喝一杯咖啡，該多麼寫意呀！尤其是在荷蘭境內，更有趣了！我這樣想着。正當我渴望有一杯咖啡的時候，一個部下走來向我說：

「上尉，戰鬥司令部已經設成，咖啡也預備好啦……」

這不是夢嗎？妙極了！

我和那個兵一同走入飛行場的一隅，不覺喜笑顏開。果真，豐盛的早餐已準備好了。旁邊，無線電收音機正流出一陣亞姆斯特丹市長的演說詞。什麼都預備好了，祇待我坐下來吃喝就行。

「你們怎麼弄起來的，這樣那樣，嘔？……」我不覺問道。

「這不是我們動手的，全是荷蘭兵幹的。」

可是，這頓豐盛的早餐剛剛吃掉一半，天空中却傳來隆隆的飛機聲，因而不得不中止。空輸部隊到達啦！

我立刻奔到飛行場。領頭的一架飛機恰巧飛到飛行場上空。機窗中，馮·柯爾梯茲中校

向我含笑招呼。未幾，運輸機陸續降下。全付武裝的步兵從飛機上走下來，一架又一架，不到數分鐘，就聚集了相當的兵力。

在最初幾架飛機到着中，修吐騰德將軍的坐機也平安着陸。我向將軍報告佔領飛行場的經過時，不禁帶着一點誇耀的心理。

將軍聽畢報告，當即發下關於今後的行動的指令。

飛行場上，工作在順利進行中。運輸機一架一架着陸，卸下裝載的人和物以後，又立刻起飛。修吐騰德將軍站在飛行場旁邊的小丘陵上，指揮着陸部隊出動。

突然，轟隆一聲，在相近戰鬥司令部五十米的地方，地面上開了一個大穴。是礮彈哪！接着，相當猛烈的礮擊集中在飛行場上。大概荷蘭軍在斯各達礮中隊潰滅以後，又在更遠的地方布起幾個礮兵陣地了。

修吐騰德將軍對於落在他附近的礮彈，毫不介意，祇對我說道：

「修爾茲，不注意是不行的哪！不久英國軍將出現哩！」

正如將軍所說，到了正午時分，英軍果真來了。從西南方面，八架英國雙引擎機向飛行場飛來。他們大約不會想到我軍已經佈置好防空礮火吧。我用雙眼望遠鏡仰觀天空，不久就望見一架英國飛機中彈起火，像一團火焰似墜落下來。機上的一個飛行員，用降落傘跳下

來，可是他的降落傘不知怎樣也已起火，到了半空中越燒越旺，因而那個飛行員顛頭倒地掉下地來，跌成肉糜。

空輸部隊的着陸並未受到英機的妨害，依然和演習時一樣，陸續昇降。有一架運輸機剛從地上起飛，上昇到二百五十米光景的高度時，突受一架英國轟炸機的襲擊。英機的機關槍火對準它放，我們替它捏了一把冷汗，以爲它一定難免慘禍了。不料，麥克斯機尾部的槍手也勇敢地回擊，反將英國轟炸機打下地來。當英機起火墜落時，地上的傘兵和空輸部隊的士兵都不覺拍手歡呼。

這時，據傳令兵的報告，我方的橋梁確保隊已受到非常的攻擊，我立即率領空輸部隊的一部分步兵，馳上火線，增援確保橋梁的先遣隊。

因爲荷蘭將校會經假扮平民，駕舟到賣土河上偵悉我軍的情況，所以我軍的戰況頗爲不利。荷軍的礮兵，正確地轟擊我們的陣地。荷蘭的水兵有一次甚至用鐵舟渡過賣土河，企圖偷襲我軍背後，但因我方重機關的猛烈掃射，終未成功。同時，敵軍對於我軍北方的橋頭堡，也加緊壓迫，可是德軍拚死在燃燒中的房屋內頑強抵抗，始終不肯放棄橋頭堡。

這樣支持了一日，夜色終於降臨戰場。

夜間，果如預料，英機連續飛來夜襲。英國轟炸機簡直每隔五分鐘飛到飛行場上空一

次，它們憑着投下的照明彈的光芒，到處丟下炸彈，並飛到離地不過五十米的低空，用機關槍掃射地面。

在英機投彈時，部下有六名負傷。彈藥庫也被炸彈命中，發出震耳欲聾的巨大炸裂聲，曳光彈的火花，照紅了飛行場的晚空。

聯隊的命令來了，叫我到戰鬥司令部去。跑到那邊，勃洛伊耶上校正在等我，當即將荷軍到處進攻的情形報告他。

翌晨，從聯隊本部得到一個情報，據稱我軍的戰車已抵後方八十公里之處。

第三日午後，突從火線飛來一個急報，說有乘着三輪摩托車的荷蘭工兵在摩亞代克和多得勒支中間某汽車專用橋上，企圖突破我軍單薄的防線，炸燬橋梁。荷軍是從我們未及警戒的賓別爾丹的南方衝過來了。這時，我正在司令官的旁邊。司令官接報後，祇說了一句話：

「修爾茲，你去！」

於是我帶領一中隊的兵急急趕到那邊，立刻展開，攻擊道路的左右。荷軍隱在橋欄杆稍高的地方，臨高而下，非常有利，祇是太陽光正對着他們，這是他們的不利之點。

我和數名士兵，沿着路側，匍匐接近荷軍守住的橋。荷軍的機關槍猛烈掃射。我們每趁橋上荷軍稍息時飛躍數步，着着接近。離橋約五十米處，我又一躍向前，這時，突然感到右

手彷彿被一塊燒紅的熱鐵削過。趕緊把身體向前一伏，仔細一看，原來一粒槍彈貫穿了我握拳的右手，連一節指頭也打掉了。痛得非常厲害。不過未曾打破主要動脈，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我繼續躍進，抵達三十米的地方，找到了一個掩護物。這時，剛才前伏時足上所受的傷也痛得很，連身體也難轉動了。此後，祇好旁觀部下的戰鬥。他們再起來一衝，已到敵人眼前，於是荷蘭兵紛紛投降，少數不投降的也駕着摩托車抱頭鼠竄。佔領新陣地完畢後，傘兵們即將奪得的荷軍摩托車載着我及其他幾個負傷者，運回聯隊本部。

第二日晚上，我躺在衛戍病院的床上，扭開無線電收音機，聽着廣播電台的新聞報告，不料第一個消息就是希特勒總統將最高鐵十字章賜給聯隊長以下的數名大隊長和我。

這真是夢想不到的事情。我不過履行義務而已，此外並沒有什麼功勳值得拿鐵十字騎士章呀！

九 馬奇諾防線的突破

強渡萊因河

法朗達斯的戰鬥是結束了。敵軍全線崩潰，有些被俘，有些捨下武器逃到船上。沿岸雖

然還在進行最後的激戰，但其餘的德國部隊已經開始行軍，迅速編成一支進攻法軍的隊伍。

佔領里耳的一仗，是我們最後的戰鬥。其後不久，即有一個命令下來，叫我們向萊因河上流移動。六月四日，我們的司令部撤離里耳，經過礮火所燬的都爾內，穿越比利時。沿途碰到許多比利時兵士及逃難的人民。未幾，渡過賓士河，回到德國境內。德經亞亨、科倫、法蘭福克等德國都市，再來到德法邊境上。這時，我們接到命令，吩咐我們在卡爾斯魯厄地方渡過萊因河，突破馬奇諾防線，佔領齊格踐。我們已有在列日渡過賓士河，在伐崙西恩北方攻克法國要塞的經驗，這次的進兵，當可算做駕輕就熟了。祇是幾時開始攻擊呢？這是我們不能不知道的。不去管它，先趕快準備起來再說，兵貴神速，時間決不容許我們遲延的。於是一方面派飛機去偵察對岸狀況，一方面整頓部隊，準備各種渡河所需的東西，以及大礮、高射礮、對戰車戰與充分的彈藥等。

據偵察機的報告，萊因河對岸的法國碉堡，連綿不絕。它們都是鋼骨水泥造成的，上部並裝有鋼甲，周圍則環列障礙物。碉堡與碉堡之間隙，可以由兩方的堡壘的礮火加以控制。萊因河的任何部分，都可以有法國防禦礮火的掩護。各個碉堡大都飄着三色旗，並且各有一個名稱，在我們對過的兩個堡壘，一個叫做「馬克斯」，一個叫做「毛里茲」。敵方不見什麼動靜，祇在這邊那邊湧起一縷一縷的炊烟，叫人知道守兵們是在煮早晨的咖啡。在它

們的背後，越過牧場，伸展着一片荒蕪的原野。那邊的住民早已被當局強迫遷出，剩下不見人影的空屋。無人的村落周圍，望得見許多障礙物，以及堅固的礮堡。這就是大名鼎鼎的馬奇諾防線。再後面，便是齊格踐高地，凸出在地平線上，隱現雲端。

我們這方面的行動，法國守軍似乎也已覺察，頻頻開礮向我們射擊，六月十日那天，尤其猛烈。道路、村落、牧場等，都有法軍礮彈的光顧。但是，我們的活動並未因此延緩，依照計畫，這樣那樣地準備着，到了六月十四日，一切準備都已完成，比預定更早一日，於是奉令在十五日晨出發。

十四日下午起，忽然降起雨來。士兵們在大雨下，列隊前進，高唱軍歌，向最前線出發。景象的雄壯，不可言喻。

「抵達適當地點，準備已畢。」這個報告傳來時，已是十五日清晨。在天色尚未微明以前，法軍向牧場和道路轟擊的大礮，漸漸歸於平靜。這時，我們的司令官亦在最前線。士兵們在大雨下，精神飽滿地等開始行動的命令。開始攻擊的預定時間，距現在尚有十五分鐘。士兵們和司令部將校們都一心望着錶。心的跳動，比錶的指針更快走了許多。

等着等着，十五分鐘快要過去了。士兵們緊握着槍，先鋒隊伏在河畔，礮兵站在大礮後，早已對準目標。四周，像死一般沉靜。終於到了預定的時間，我方的大礮和機關槍一齊

開火，向對岸的碉堡與道路射擊。法國守軍的碉堡於是也開礮回答，但經過我方巨礮的集中射擊，「馬克斯」、「毛里茲」等碉堡的大礮，都逐驅沉默，似乎喪失了抵抗的力量。

這時，先鋒隊小舟推到水上，紛紛登船，開動馬達，像箭一樣向對岸疾駛。萊因河的水面，在這一之間，也有二百米左右的闊度。第一隊瞬即渡過；第二隊渡河時，已被守軍發覺，礮彈槍彈，集中在河面上，有幾隻小舟不幸傾覆，船上的兵士很多被每秒三米的急流冲到不知什麼地方，但渡河部隊大部分都能冒着彈雨，安全抵岸。工兵和狙擊兵紛紛跳上岸，用鉗子炸藥等破壞鐵絲網，佔領河畔，築起陣地，以便後續部隊過來。

自從礮兵開礮以來，在一小時之後，集結於各個渡河地點的兵士，都已抵達對岸。有幾個碉堡的守軍，感到抵抗無效，便紛紛舉手降服，但也有頑抗不屈的，不斷用猛烈的礮火向我軍攻打，因此我們不得不一度停止渡河。不過，他們的抵抗結果是無濟於事的！到了黃昏的時候，已有四個聯隊的士兵和大礮到達萊因河的西岸。第一日的戰鬥是完全成功了。

瑪高爾斯哈姆及阿爾踐哈姆之戰

十六日和十七日兩天內，開展了第二次的戰鬥。這就是突破馬奇諾防線的要塞，穿過黎德爾斯哈姆、阿爾德爾斯哈姆、麥肯哈姆、瑪高爾斯哈姆、阿爾踐哈姆等村落，控制在其後面的萊茵·羅尼運河以及伊耳河上流地方。

十五日夜，我們已將數門巨礮運到前線，準備好攻擊馬奇諾防線的堡壘的充分武器。實際上，這時的戰鬥中，除出大礮以外，要想用突擊隊或工兵隊進攻，簡直是不可能的，馬奇諾防線的礮火非常猛烈，沒有一個空隙可以容身，所以祇有先用巨礮猛轟，庶可減弱守軍的防禦力量。同時，步兵一有機會便潛進內搏。有時，一部分進攻的士兵忽然受到十字礮火的猛射而全軍覆沒，但就整個戰局來看，我們是勝利的。我軍這時的唯一目的是設法從側面或背後攻擊馬奇諾防線的堡壘，因為法軍最怕受到側面攻擊和背後攻擊。

我們根據軍用地圖的記載，更參照飛機所攝的照片，對於馬奇諾防線的各個要塞，早已瞭如指掌，但有時也會遭遇意外的事情，因為法軍以房屋的地下室為碉堡，這當然不能夠從飛機上攝得的照片上辨別出來，而且攻擊這種據點，異常困難，需要相當長久的時間。所以我軍將大量的礮彈注射在村落的附近及碉堡上，加以澈底的破壞，一面放出烟幕，使守軍的瞭望困難，以便突擊的部隊可以乘隙躍進。

這方面的德國師團，一部分已偷過要塞線，向其後方的運河挺進，當夜即攻破運河方面的法軍，在兩個地點渡河。連夜進抵黑森哈姆和奧能哈姆，加以佔領。但南方的部隊都沒有他們那樣的幸運，陷於苦戰之中，因為瑪高爾斯哈姆和阿爾賤哈姆前方及東側和其內部，不獨備有無數的碉堡，並在周圍佈置密如賭網的鐵絲網，法國的守軍憑據着這些防禦工事，頑

強抵抗，要想經過其側面或通過其中間，都不可。不得已祇好在開斯巴哈架橋，向西繞道，以避礮擊。

十六日夜裏七點鐘，開斯巴哈架橋工事完竣的報告傳來，大礮、車輛等就開始絡繹渡河。第二天上午，我方的急降下轟炸機準時飛來，向目標投下炸彈，協助我們作戰，一時炸彈的爆發聲隆隆不絕。硝煙塵霧籠罩法軍的碉堡和壕溝。同時，我方礮兵也向對方的村落開礮猛擊，礮聲震動了大地，戰況的劇烈，實難名狀。我方的衝鋒隊伍，與礮擊同時開始，立刻前進，掃蕩尙未降伏的據點，肉搏那些被巨礮礮彈破壞了的碉堡。司令官也親到前線督戰。馬奇諾防線凸出地面的碉堡的半球形的穹頂，被巨礮的彈丸打開許多洞，再加上急降下轟炸機的猛炸，終於失去它們的效用。未幾，從正面及側面包圍瑪高爾斯哈姆及阿爾踐哈姆的作戰成功，我們的前鋒奮入村落，展開激烈的巷戰。經過了鬼哭神嚎的白刃戰，終於肅清守軍，佔領了瑪高爾斯哈姆和阿爾踐哈姆兩村。勇氣百倍的我軍，更乘勝越過運河，奪取位於西方的橋頭堡，席不暇暖地向伊爾及齊格踐挺進。法軍這時雖已退却，但其殿後部隊依然試圖抵抗，阻撓我軍的追擊。

正在我軍節節勝利，向前不斷推進時，忽然傳來一個消息，據說法國貝當元帥已呼籲民衆放下武器，向德國要求停戰。聽到這個消息時，沒有一個人不感到喜悅。不過實際上還沒

有到休戰的時候，前線的戰鬥依然繼續進行，前鋒部隊更向西方進兵。而且，在後面，尤其是阿爾踐哈姆和蒙踐哈姆之間，又展開了劇烈的戰鬥。後續部隊一面分兵增援該方面，一面向齊格踐推進，並沿高地周邊向萊因河平原進兵。

黃昏，我們到達伊爾河岸邊。河上所有的橋梁，差不多已經完全炸燬。我軍的左翼這時已衝入德國昔時的領土柯爾瑪爾。

法軍已經構築了要塞嗎？他們將頑強抵抗嗎？我們現在所經的道路，是二十年前的大戰中敵我雙方激戰的地方。我們穿過了無數的山谷，以及崎嶇的山路。少數突擊部隊，攜帶着機關槍、大礮、對戰車戰，先行開道。遇到埋伏着的法軍時，他們便離開道路，攀登急坡，從側面或背後襲擊受到正面攻擊的法軍。這樣，我們的推進雖然遲緩，但却是穩紮穩打。結果，在六月十八日的傍晚，我軍已進抵烏爾巴哈南方的區域。第二日，我方的兩個師團，開始攀登齊格踐的山嶺。道路非常險峻。法軍的抵抗據點，為數很多，因此我們也盡量分遣多數隊伍，同時進攻。勃朗登堡地方的部隊，翻越烏爾比斯山，向風光明媚的白湖進發；西里西亞地方的部隊則越過希吐斯比爾和士爾扎侖。道路狹窄非常，而且人數又多，所以費時甚久。在士爾扎侖西方的丘陵上，我軍遭遇法軍的抵抗，派了一支別動隊，迂迴南方的山谷，加以包圍殲滅，一直向前疾駛，勢如破竹。

六月二十日黎明，向北方出動的勃朗登堡的部隊，經過短時間的激戰以後，佔領柯爾、賽·樸諾姆，將齊格踐山脈中有數的大嶺之一收入掌中。結果，我軍現在已沒有什麼阻擋的東西，可以長驅直入。一隊越過弗雷士，於傍晚到達阿諾爾特，另一隊更向南方，越過魯·巴爾當，進抵捷拉爾特梅爾數公里之前，其餘部隊則襲擊據守山峽的法軍背部。

攻擊山峽方面的部隊，曾一度陷於苦戰中，因為地勢險峻，從兩側包圍山峽的最初的嘗試是失敗了，於是不得不變更配置。到了下午，勇敢的西里西亞部隊再行進攻，佔領山峽的北方。四周的山嶺逐漸攻克，將頑抗的法軍包圍在山頂上。到了暮色蒼然的時候，山頂也被我軍攻陷。

廿一日上午，山嶺的南北兩面，皆在我軍掌中。附近一帶的山脈，已不見法軍的影蹤。這距離渡過萊茵河不過六天。

更進，佔據了齊格踐的出口，同時和越過厄比納爾的戰車部隊取得連絡，爲了完成攻擊的綱圈，向西方再進。

在我們右方的法軍，似乎頗佔優勢，但在桑·第埃一戰，即告潰滅，所以右翼毫不費事地進抵勃留埃爾和格朗賽。

法軍在南方也處處抵抗。西方，法軍也拚死防禦，以致該方面雖然集結許多部隊，在昔

一日仍不能奪得該處。

這一日，岡比臬的森林中，在那個歷史上聞名的地方，德法兩國的代表，會晤談判休戰條約。

廿二日，戰鬥終於結束。六月廿四日，休戰條約成立，法軍停止抵抗，於是西線的戰事至此告一段落。

在 前 線

汪 吉 人 編 譯

國 民 圖 書 編 譯 社 出 版

上 海 福 州 路 三 八 四 號

每 冊 定 價 四 十 五 元

興化	蚌埠	南通	南通	高郵	揚州	崑山	常州	無錫	蘇州	蘇州	鎮江	南京	各埠代售處：	華北分銷處：	分銷處：	總經售：
興化書報社	開明書局	新生書店	光明文具店	新民書局	世界書局	玉山書店	世界文具社	日新書店	蘇州文具社	中央書報社	中國書店	中央書店	北京南柳巷十四號	三〇號路一五五號	天津興三區	福州路中市
杭州	嘉興	平湖	松江	甯波	紹興	徐州	如皋	泰縣	濟南	濟南	漢口	蕪湖	勵學書店	華興書局	上海書報社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西蒙書店	嘉華書局	大業書局	標新書店	開明書店	華華商行	大華書局	如皋書報社	業餘商社	東方書社	北洋書局	亞新書局	亞新書局				

最新出版新書

現代戰爭術	降落傘	潛水艇	關於科學	日耳曼婦女	飛機	德意志時人傳	德意志志一瞥	軍艦	太平洋地圖	墨索里尼被難記	第二次世界大戰實錄	俯衝轟炸機	煤的新用途	勞動服役	德國汽車道概觀	人造工業原料	武裝漁船	在前線
七十五元	二十二元	二十二元	二十五元	二十二元	三十元	三十五元	四十六元	五十元	二十元	十五元	三十元	十五元	二十元	二十五元	二十元	二十五元	七十五元	四十五元

新書預告

- 鋼鐵的威力
- 步兵
- 獻給主婦們
- 鍛鍊與培養
- 青年訓練
- 運河
- 德國的教育
- 科學偉人
- 戰時科學
- 資源戰爭
- 德國近代史

82

1148